

家書四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# 曾國藩家書卷四

致澄侯弟

(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)

接弟來信，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，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。季弟此次身後之事，沅在金陵，辦得十分整齊；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，二十發引登舟，一切未敢稍忽，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，禮儀規模，一一相似；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輦，新製高脚牌。輓聯稍少，祭幛則較七年更多。身後之虛祭，在季弟可稱全備。前沅弟意，季到湘鄉後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，余意亦以爲然；望弟卽照此辦理，將季輦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，千安！萬安！古人云：『祭不欲數；數則煩；煩則不敬。』祭尙不可煩瀆，况喪禮而可煩瀆乎？余係一家之主，安慶係省會之地，又係季弟克復之城，一切禮儀，在此行之，卽在此發引登山；想季弟之英靈，亦必默鑒，深以爲然。

再季弟靈柩，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，而走十六日，甚爲遲滯。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，計程至湘潭二千里，應須四十餘日，乃可到潭，當在二月十五後矣！然風信無定，或遇順風，早到亦未可知。自湘潭至北港，又須七八日。家中辦接柩事，總在二月初十以後。葬馬公塘，

則不進荷葉；不葬馬公塘，則必進荷葉。二者聽弟一言決斷。余與沅相隔太遠，往返商酌，恐致誤事，不敢遙斷也！季弟升知府，贈按察使，兩次諭旨寄回。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，請諡請祠，恐更有後命。二十日業經題主，恐須改題耳！

致沅浦弟（十二月二十三日）

少荃爲季弟請諡請祠摺稿，昨日寄到，茲鈔寄弟閱。目下之是否俞允，殊不敢必；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，克復金陵，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。兩宮太后、友恭邸，力求激濁揚清，賞罰嚴明，但患無可賞之實，不患無不次之實，而罰罪亦毫不假借。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米何，與近日拿問勝帥，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，諭旨，皆嚴切異常，吾輩忝當重任，不特無意外之罰，而特無可罰之實。少荃解銀四萬，吾暫不解弟處，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爲度歲之資。弟處昨日解銀四萬，年內必到；其解錢二萬串，今日用民船解去。年內之能到與否，未可知也！澄弟昨有信來，言季概不宜附葬馬公塘，其言亦頗近理。余因相隔太遠，不敢遙決，請澄自行決斷。

同前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

李世忠事，朝廷方以袁帥辦理妥善，此間無論如何讓他，總不能如袁之愜所欲爲。陳棟

九營，且到此再看。目下鮑張朱各軍，缺額甚多，可以此勇挪移補之，則不必多開新營。如萬不可挪補，則令迅赴金陵，聽弟妥爲位置。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，一則餉項極絀，明年恐有斷炊之虞。二則局面愈大，真氣愈少。和張晚年覆轍，只是排場廓大，真意消亡；一處挫敗，全局瓦裂，不可不引爲殷鑒。三則余擬於新年疏辭欽篆江督兩席，以散秩專治軍務，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，權位稍分，指摘較少；亦與弟請改武官之意，暗相符合。保舉單不能不減，余自有苦衷。明年至金陵，當面詳告可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七日)

接弟捷報，知谷里村六郎橋朱門等處賊巢，一概剿洗。此後自弟營以至金柱關，除太平府城外，尚有賊卡賊壘若干。先打賊館，後砍壘卡，此法處處可行。此次出隊打行仗，至六十里之遠，將來推廣變通，便可打至百餘里，二百餘里；惟雨花臺老營，須十分堅固；能於最衝地方，築石壘數處，宜以五百人守者，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；宜用勁旅守者，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，則臨分兵之時，便益多矣！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溧東壩，弟深以爲難。現在撥兵出防東西梁山，裕溪口龍山橋，黃麻渡，三山，多至六七千人，而弟毫無難色。然則明年軍威不振之時，弟分兵出剿二溧東壩，必更高興無難色耳！



致澄侯弟

(同治元年除日)

接到排遞一函，弟意擬將季樞權厝於修善堂屋後，從容再覓佳壤，合葬季弟夫婦。馬公塘葬定未久，弟意不欲輕動，自有一番謹慎不得已之苦衷。余雖不明地理，而啓土禁忌之說，亦不敢不小心遵信。一切卽由弟作主。權厝修善堂屋後，俟尋得吉域，再行遷葬。余已寄信與沅。沅在三千里外，想亦不敢專主，當仍由弟作主也！

致沅浦弟

(同治二年正月元旦)

今年元旦，天氣溫和，傍夕晴霽，或東南軍事，可期平穩。吾所最怕者，年荒米貴，統轄近九萬人。若無米可食，豈堪設想！金寶失守，吳竹莊之說，本屬可信；或者尙有一分冀倖未破，此癡人幻想也！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，俟擬得寄弟商定再寫。鮑軍門二十五日出隊，因雨泥中途折回；深感弟派南雲駐紮三山，保全糧路，其軍氣較前稍壯。若將陳棟之勇，分二千給之，則更壯矣！保舉太濫，官胡創之，余亦因之習焉不察，不復自知其非。今年余將力挽頹習，逐案核減。正月擬至金陵，與弟面談諸事。

同前

(正月初三日)

陳棟之勇，除已至金陵三營外，尙有九營。吾昨令營務處點名，共四千六百餘人；聞精

壯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扎撥二營與鮑春霆，撥一營與朱雲巖，以六營歸弟處。若果汰去三分之一，則可挑存四營。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，或酌留數百，作爲餘勇，聽弟裁度。昨奉年終頒賞福字，荷包，食物之類：聞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。此係特恩。吾兄弟報國之道，總求實浮於名，勞浮於賞，才浮於事。從此三句切實切實做去，或者免於大戾。

同前（正月初七日）

疏辭兩席一節，弟所說甚有道理。然處大位大權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？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，推讓少許，減去幾成，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！今因弟之所陳，不復專疏奏請，遇便仍附片申請；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李世忠處，余擬予以一函，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，其銀錢仍歸渠用；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柵淮北之鹽，幾與搶奪無異，請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復。本日接兩次家信，交來人帶寄弟閱。鼎三姪善讀書，大慰！大慰！其眉宇本軒昂出羣；又溫弟鬱抑過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！弟軍士氣甚旺，可喜！然軍中消息甚微，見以爲旺，卽寓驕機。老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其義最宜體驗。

同前（正月十一日）

弟軍不能進剿東壩二漂，自是審量穩慎之計。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，已決不欲令弟軍剿各處。上年凱章病重，余即批准，令其回籍調養；况弟誼屬手足，豈親愛反不如凱乎？况澄意但請調至安慶身邊，并不求回籍。目下金陵大局，苦於無人接辦，而儘可不必遠出鵬剿，尤不宜親身督隊；除堅守金陵老營外，有餘力則派人助剿合巢無慮一帶。今年望弟篤守「恐懼和平」四字，以弭災而致福。本日解去銀四萬，作抵去冬上海一款。春霆大獲勝仗，立解涇園，軍威或可再振。

同前（正月十三日）

東征局保案，昨日奉到硃批諭旨，一概照准。惲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，而南坡翁電以道缺提奏，想尚有後命也！李筱泉調廣東糧道，聖意亦爲廣東釐務而設。王文瑞擢贛南道，則因克復祁門，新得記名故耳！季弟追贈按察使，昨日具摺謝恩，鈔稿寄閱，少荃調浦東各營，潘鼎新劉銘傳等救援常熟；蓋因常熟賊目周興隆等投誠後，僞忠王以大股賊前往圍攻。少荃欲力爭常熟一城，福山一隘，爲克復蘇州張本，專函來調樹字五營。余不已得調韋部五營，守無爲州，爲勝出樹字五營赴滬。少荃麾下之將，僅程學啓一人能當大敵，餘不足深恃，余

屢勸其約旨卑思，不宜多拓疆土，而少莖不甚相信，頗爲慮之。

同前（正月十八日）

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縮，實深懸系；茲專人送膏藥三筒與弟，卽系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，可試貼之，有益無損也！拂意之事，接於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與阿兄間有不合，則儘可不必拂鬱；弟有大功於家，有大功於國，余豈有不感激，不愛護之理？余待希厚雲靈諸君，頗自覺仁讓兼至，豈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。弟之志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；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余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，弟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。平日最好以昔人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七字爲惜福之道；保泰之法，莫精於此，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誠春靈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；獨對子孫諸姪，則嚴肅異常；遇佳時令節，尤爲凜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於放肆也！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！弟意有不滿處，皆在此等關頭，故將余之襟懷揭出，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。此關一破，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！

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，已於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紀瑞姪承廕；因恐弟辭讓，故當時僅告

澄而未告弟也！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，紀澤已三十矣！同去考廕，同當部曹。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氣象。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，竭力竭誠，將來後輩必有可觀。目下小恙，斷不爲害；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！

同前（正月二十日）

肝氣發時，不惟不和平，并不恐懼，確有此境。不特弟之盛年爲然，即余漸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；但強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釋氏所貴降龍伏虎。龍，即相火也！虎，即肝氣也！多少英雄豪傑，打此兩關不過，亦不僅余與弟爲然，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過熾；降龍以養水，伏虎以養火。古聖所謂窒慾，即降龍也！所謂懲忿，即伏虎也！釋儒之道不同，而其節制血氣，未嘗不同，總不使吾之嗜欲，害吾之軀命而已！至於「倔彊」二字，卻不可少。功業文章，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；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謂「至剛」，孔子所謂「貞固」，皆從倔彊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，其好處亦正在「倔彊」。若能去忿慾以養體，存倔彊以勵志，則日進無疆矣！

同前（正月二十四日）

北岸可慮者，在毛竹丹一軍，吾已添調元中瑞左兩營益之。聞其營柴米子藥，足支月餘，

應不怕圍營截糧；只要處處守定，待三月間，希庵及江席同來北岸，當可得手。左帥新復一府三縣，軍威大振；鮑亦米糧充足，士氣漸旺。春水生後，舟師會剿南岸，或亦無虞。目下吾所慮者，少荃因救常熟之故，兵力全出，老營空虛；及北岸之賊，不踞巢舍，直犯桐城以上耳！弟臂疼未大愈，膏藥已試貼否？千萬莫多服藥。筋脈之間，豈水藥之力所能達到？利未達於筋絡，恐害已中於他臟。吾近年不輕服藥，實有確見，弟可參酌。南雲三營暫不可離三山。吾之視南岸，始終重於北岸，不知弟意如何？

同前（正月二十七日）

臂疼尙未大愈，至爲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貼膏藥，不宜服水藥，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，正月當成行也！接奉寄諭，知少荃爲季弟請二品卹典，立傳予諡建祠，一一允准；但未接閱諭旨耳！陳棟之勇既好！甚慰！甚慰！紀梁宜麼一節，余亦思之再四。以其目未全愈，讀書作字，均難加功；且弟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爲同氣之冠，亦爲各族所罕；質諸祖父在天之靈，亦應如此。九洲洲北渡之賊，果有若干？吾意尙以南岸爲重。劉南雲王峯臣兩軍，弟幸勿遽調北渡；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；南岸若失，甯國則不可救矣！

致澄侯弟（二月十四日，金陵大勝關舟次）

二月初十日在金陵沅弟營中，接弟正月二十日信，痛悉蘭姊於十四日仙逝。同產九人，二月之內，連遭季弟與伯姊之戚，從此只存吾等四人。撫今追昔，可勝傷痛！又聞臨三外甥哀毀異常，其至孝可敬，其體弱又可憐！伯姊遺命不令長子入營，自當謹遵。吾即日當寄銀二百兩，料理伯姊喪事，即以爲臨三臨八甥家用之一助。余於二月初六日抵金陵，在沅弟營中住五日，十一日仍回舟次。沅弟送至舟中，同住三日。俟風息卽行西旋；周歷蕪湖金柱關無爲州等處，再行回省。鮑春霆於二月初一日大戰，將圍營之賊擊退，乘勝攻克西河小淮密灣沚等賊巢十餘處。自去秋以來，奇險萬狀，竟得轉危爲安，各軍穩如泰山，國之福也！余身體平安。齒疼全愈。目下惟李世忠九洑洲二浦危急，餘無可慮。

致沅浦弟（二月二十日裕溪口）

江浦新河口俱陷，北岸賊勢浩大可知。然二處之不保，亦意中事也！余於十八日至金柱關，卽與厚杏查閱三汊河龍山橋等營。朱洪章兩次敗挫，士氣已傷；其濠牆亦極草率，全不可靠。十六之役，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戰力堵，朱營並無一人隨之堵禦者。幸水師彭維，陸師朱羅繼進，始能轉敗爲勝；然長勝軍目下已爲極劣之營，而查家灣，新圩角，防河之法，亦

甚不妥。厚庵力勸余將該防兵調回老營，稍爲休息；余令李祥和親往調之。以余察度該河，長近八十里，與永豐河相等，深則倍之。分哨防河，可禦零賊，斷不可敵大股。賊既渡河，長勝軍之營盤不可恃；李與朱羅之營，則皆可恃，此金陵之情形也！十九日，查閱西梁東梁裕溪等處，張與周熊之營皆可恃；武明善之營，則萬不可恃，此外江之情形也！余與杏南熱商，目下以熊登武三哨，移守東梁。將來須由弟處，再撥二新營上來；以一營協防西梁，俾熊營一哨，全歸東梁，張營一哨，全歸裕溪；以一營紮金柱之寶塔，以保三汝河朱羅之後路，庶查家灣龍山橋縱有疏失，而蕪金大局無礙。

同前 (三月初七日)

賊竄東建，便不得通徽祁消息。以理推之，劉克庵已至屯溪，距休甯僅三十里，鈴守祁，桂守徽休，克作游兵，山內必可萬全。惟賊由山外徑竄江西湖口景鎮，俱爲可慮。余檄春遠回救景鎮，連日雨泥，師行遲滯，不知趕得上否？北岸之賊，初二日已過盛家橋，距廬江僅二十里。幸先有吳長慶三營，又截留梁美材三營，廬邑應可保全，近日糧臺奇窘，通省城湊不上萬金。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銀六萬，指明九江新關稅；向寄雲借銀四萬，指明近河州縣倉穀；向少荃借銀八萬。不知均有些點綴否？上海近無信來，常昭業已解圍，此乃極好消息。



息。蘇浙兩處得手，只要此間不大決裂，夏秋必有好音也！

同前 (三月十二日)

派杏南帶五營，援救毛劉。弟處兵力不厚，何可再分五營之多。僞忠王於十年春間，攻陷杭州，即係分和張兵力，以解金陵之圍。此處詭計，今亦不可不防。望弟即日調回三營四營，固金陵之老營，酌留一二營於上游。若石澗埠幸而解圍，即令杏南與劉南雲張光明等，從西梁山五顯集進兵，攻銅城關之背；春霆從東關進兵，攻銅城關之上。即石澗埠果有不測，但留杏南略助蕭守運漕；鮑在北岸，必能保全無爲廬兩城也！頃聞捻匪自麻城下竄蘄水，不日必入皖境，已調周厚齋防守桐城，令成武臣跟追下來，亦可至桐舒等處。廬州之米糧，足支月餘。聞石清吉甚不得力，可慮之至！安慶留兵六營，雖不甚可靠，而緩急尙易調也！

同前 (三月十四日)

石澗埠營盤儘可不禁，余前疏於考核；迨親閱以後，明知其散漫難守，又不能立刻調開，致掣動各處，勁兵往救。尙不知救得上否？若調南雲三營赴州城，調毛撥二營守三汊河雍家鎮，而毛率六營守桐城縣，則八面皆妥矣！余之不善用兵，此特其一端也！目下鮑軍不能救

景鎮，固爲江西之患，而派七營上援，尤於金陵老營有礙。望弟速調數營回雨花臺，而留杏南於裕溪口等處，料理援剿事宜。弟身體略愈，尙未復元，不可過於焦急。

同前 (三月十六日)

上游之事，弟尙有不盡知者，分條縷告如左：

一，廬江已有賊到，撲城一次，自己至酉，人約四五千，洋槍亦多。吳長慶三營儘足守禦；近又截留梁美材三營，尤爲力厚，米糧子藥可支四十天。

一，桐城派厚齋帶五營往守，自省拔行，約十五六日可到。只要廬江之賊，不撲桐城，則守備皆全矣！舒城三河二處，皆係蔣之純防，似可放心。石清吉甚不得衆心，郡中之事，卻多可慮。鶴九亦非能禁風波者。

一，麻城下竄之捻。已陷廣濟黃梅；此時想過宿松以下矣！成武臣一面派禮左等三營，先來救省；一面親自跟追。嚴中丞亦派王桐柏六營，出境追剿，官軍遠不如捻行之速。聞捻意欲直撲安慶。此間日內略有防備，一面調申夫由東流回省。俟省防無虞，卽令申夫會同成軍專剿捻股。

一，湖口有丁義方王定國水陸兩軍，可保萬穩。黃老虎等竄江西者，聞至今尙徘徊於石

門洋塘一帶。只要景鎮諸軍，嚴扼昌江一河；春水盛漲，賊亦斷難飛渡。若由山內穿婺源，左軍或足禦之。

一、希庵三月十日之期，不知果成行否？味根想難遵成行。席研香則已屢次催合赴撫州矣！樞陽竟無人往守，且姑置之。弟處要火藥，昨日解二萬斤，銀錢則竟無可解，且看丹荃兩信，有接濟否？再此次鮑軍從無為州進援石澗埠，杏南與肅軍從黃陂河進援石澗埠。以理推之，當可解圍。解圍之後，吾意以鮑軍從東關進攻桐城關之前；杏南與南雲從西梁山五顯集，攻桐城關之背。即竹丹一軍，亦不必再紮石澗埠，儘可與杏南南雲三人合爲二路，均作游擊之師。三部將近萬人；鮑軍亦有萬人。鮑以無爲蓮漕爲後路，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爲後路。兩枝活兵，縱橫馳擊，則無巢和合境內，當可次第肅清。上游舒桐廬合，節節皆有防兵。吾又派成李兩軍。爲游擊之師，大局必不致決裂。蕭爲則一軍，分守運漕三汊河雍家鎮三處。黃洛河儘可不設守兵；此外概不置守，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！巢合等處得手，以全力進攻橋林江浦浦口等處，直打九洲洲。北岸大定，再行回顧南岸江西。余意如此，請弟與雪帥妥議行之。余相隔太遠，不能遙制，并不能往返細商也！

同前 (三月十八日)

弟意石澗埠解圍後，各軍不可株守，宜急進攻，正與余意相同。所微不合者，余令蕭守運漕，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；弟令彭守運漕，而以蕭毛劉爲進剿之師。弟意賊將上竄，故追剿廬江三河桐舒等處；余意賊將下竄，故速剿開遠巢縣和含等處，此所以微不合也！合廬舒桐三河五處，余皆有勁兵守之；潛太以上，又有成李兩軍，巢賊斷無上竄之理。石澗埠解圍以後，賊必仍歸東關巢縣開鎮三處。我軍向下追擊，仍宜以蕭守運漕，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，省得紛紛換防，耽閣工夫也！弟統二萬餘人，必須分出一枝活兵在外，半活半呆，半剿半守，更番互換，乃能保常新之氣。此次彭帶七營，劉帶六營在外，恰好成一枝活兵矣！若再分吉左敏字三營過江，則十六營更成一大枝活兵。杏雲芳浦二人，僅可以當大敵，弟不必過慮；恐活兵在外吃虧也！惟金陵老營，兵力尙單，恐須調回一二營，弟自酌之。至於上游合廬舒桐三河六安等城，皆已守定，弟儘可放心。擒匪至廣濟後，并未下竄，想已至英山以內矣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一日)

石澗埠之賊，竟全數遁回巢縣，未得痛剿。若遽調鮑上援江西，則皖北之賊，必當有一

番大動作，恐貽皖鄂無窮之患。春霆欲就原船轉舵西上，移救江西；余當力阻批答，令其仍由東關，進攻桐城，或由黃墩進兵亦可。其彭毛劉三軍，則仍從西梁山五顯集，進攻銅城關之背。總須全力一打，打斷其犯鄂之謀，然後北岸稍得安枕。余與雪琴杏南皆言鮑軍攻剿北岸之事，不知雪杏接到後，能力阻春霆之西旋否？

同前 (三月二十四日)

弟讀邵子詩，領得「恬淡冲融」之趣，此是襟懷長進處。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以詩言之，必先有「豁達光明」之識，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。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，則豁達處多；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，則冲淡處多。杜蘇二公，無美不備；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蘇之七古最豁達。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，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。吾好讀莊子，以其豁達，足益人胸襟也！去年所講「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聞之，若不聞之」一段，最爲豁達。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，亦同此襟懷也！吾輩現辦軍務，係處功利場中；宜刻刻勤勞，如農之力穡，如賈之趨利，如篙工之上灘，早作夜詩，以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卻須有一段「豁達冲融」氣象。二者並進，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義。余所以令刻「勞謙君子」印章與弟者，此也！少荃已克復太倉州；若再克崑

山，則蘇州可圖矣！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，則大局必日振也！

致澄侯弟 「全日」

羅老師掌教新東臯書院，通縣悅服。開張既好，以後書院必諸事順遂，人文蔚起，可喜！可慶！羅允吉塔，從鄧師讀書甚好，業經成婚之後，欲將各書一一溫熟，勢必不能。惟求鄧師將五經點一徧、講解一徧；正史約亦講一徧。不求熟，不求記，但求經過一番而已！鄧師辛苦一年，明年或另擇師專教羅塔亦可。蘭姊處余備奠儀二百兩，今付回。臨三甥處，下次再作函慰之。髮逆上犯，圍逼廬江；捻匪由鄂下竄，連陷宿松太潛，北岸處處喫緊。南岸徽池，羣盜如毛，祁門久無信來，不知保得住否？上海軍事，近極順利，太約蘇杭均可圖也！

致沅浦弟 （三月二十日）

二十八夜，接奉廷寄諭旨，蒙弟恩補授浙江巡撫，仍辦金陵軍務。弟處亦有夾板公文一分，余已拆閱；中廷寄一道，諭旨三道，與余處同。嗣後夾板遞弟處者，余均不拆，照例不應拆也！前讀金陵解圍後，屢次諭旨，及季弟優恤各諭，知聖意寵注吾弟，恐不久於兩司。此次畀以開府之任，而仍不令到任。朝廷於此等處，苦心斟酌，可感孰甚！吾兄弟報稱之

道，仍不外「拚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」八字。至軍務之要，亦有二語：曰「堅守已得之地，多檄游擊之師」而已！春霆一軍，已檄由舒城進援六安；申夫一軍，已檄由潛山橫截英霍樅陽。張周二營，弟可迅速調回。大江爲我有，廬桐爲我有，水師可進樅陽河，入菜子湖直至練潭。省城十分可恃，縱陽不須防兵也！

同前（四月初一日）

弟之謝恩摺，尙可由安慶代作，代寫，代遞。初膺開府重任，心中如有欲說之話，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，僅可隨時陳奏。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須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筆不思不詳明，但思不簡潔。以後從「簡當」二字上着力。

同前（四月初三日）

上游近事，六安尙未解圍，而守事似有把握。南岸之局，王鈐峯大破黃文金一股，劉克庵王心初再破黟縣大股，徽境將次肅清，方深慰幸！而東建各股，從桃樹店橫竄而東；祁門之南，景鎮之北，一片逆氛，刻下想已入婺源樂平境矣！皖南無所得食，各賊不竄江西，萬無一線生機，故不得不冒死上衝。流賊之勢已成，江西湖南皆不免於蹂躪，奈何！奈何！餉項十分窘迫。鮑軍因無餉可支，逃者至千餘人之多，病者又有二十餘人。吾兄弟當此時艱，

而皆居大位，負重任，亦可云不幸耳。

同前（四月初六日）

辭謝之說，余亦熟思之。謂才不勝任，則現在並不履浙江任。謂請改武職，則虞生優貢出身，豈有改武之理；且過謙則近於僞，過讓則近於驕。謂請改京卿，則以巡撫而兼頭品頂戴，必改爲侍郎，斷無改三品卿之理。三者均難着筆，只得於謝摺之中，極自明其惴慄之意。其改武一層，弟以後不宜形諸筆墨，恐人疑爲僞僞不情也！謝摺應專弁賈京。季弟立祠予諡謝摺，擬兄弟會銜具奏。六安於初二日解圍。聞忠會未上英霍，已回廬郡一路，大約仍由巢合下竄。所慮者有三層：一則由九嶽洲南渡，再行猛撲雨花臺大營，如十年春，得杭不守，速回攻撲和張之故智；一則不得志於上游，將力攻揚州裏下河，以圖一逞；一則因太倉州已破，回救蘇州。余擬檄蔣成毛攻苗以援壽州；檄鮑由柘臯進巢北；檄彭劉由東關以進巢左。俟六安確信到，再行分別咨紮。弟處防忠會，已妥爲隄備否？尙須調營回金陵否？

同前（四月初十日）

春霆由巢北進兵，數百里內，寸草不生，辦柴極難。子藥米糲，轉運亦殊不易，不知何日始至柘臯？桐煬苗逆復叛，皇上震怒，命僧邸由山東返旆，旋皖會剿；命余與希庵堵剿。



此後或不至更行議撫。只要賊不犯鄂，蔣毛成三軍咸足以了辦苗案。六安搜得忠會僞文，似李世忠亦與之暗通。刻下兵力只此，不敢揚薪下之火也！皖南久無來信；但聞二十五日，大捷之後，欽休黟三縣肅清。劉克庵將由黟赴景鎮，自內打出，不知果成行否？

同前（四月十六日）

辭謝一事，本可渾渾言之，但求收回成命；已請筱泉子，密代弟與余各擬一藁矣！昨接弟咨，已換署新銜，則不必再行辭謝。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：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；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，如巡捕，戈什，幕府，文案，及部下營哨官之屬；又其次乃畏清議。今業已換稱新銜，一切公文體制，爲之一變。而又具疏辭官，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！弟應奏之事，暫不必忙。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，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。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，除疏辭覆奏二次後，至今未另奏事。弟非有要緊事件，不必專銜另奏。尋常報仗，仍由余辦可也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一日）

弟辭巡撫之意，已詳告少荃矣！余代弟作摺，仍請收回成命。二三月內弟三公牘，概用漸撫新銜；迨摺差回時，奉到硃批，如准開缺，再行換銜可也！髮捻在定遠分隊；忠會回救蘇州；捻黨撲臨淮一次，現又回至六安，大約爲皖鄂豫三省之患。少荃克復崑山，殺賊極多，

蘇州大有可圖。蘇若果克，則調程學啓紮孝陵衛，或打東壩二漂；春霆進攻和舍，二浦，其大局漸轉乎？

致澄侯弟（四月二十四日）

希庵之病，至於失音，深爲可慮。六安解圍後，風波漸平。上海李軍連克太倉崑山，殺賊至二三萬之多，爲軍興以來所罕見。忠逆急回救蘇，皖北得以少鬆。蔣毛二軍，救援壽州，五日內必可趕到。只要壽州無恙，則自去秋至今，無數之險，皆得安穩度過矣，李少荃近日軍務極爲得手。大約蘇杭兩處，必有一克；或全克亦未可知。惟餉項奇絀，米貴而雨多。皖南食人肉，每斤賣百二十文。看來浩劫尙未滿，天心尙未轉機也！

致沅浦弟（四月二十七日）

來信「亂世功名之際，尤爲難處」十字，實獲我心，本日余有一片，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，分出一席，另簡大員。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，將來遇有機緣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幾善始善終，免蹈大戾乎。至於担当大事，全在「明強」二字，中庸一學問思辨行「五者，其要歸於「愚必明，柔必強」。弟向來倔强之氣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。凡事非氣不舉，非剛不濟，即修身齊家，亦須以「明強」爲本。巢縣既克，和舍必可得手。以後進攻二浦。望弟主

持一切；余相隔太遠，不遙制也！

同前（五月初二日）

蕭軍分守各處，已照弟所擬，咨行各處。鮑軍過江，則必須打開橋林，江浦，浦口九洲；北岸一律肅清，然後可以南渡。卽南渡後，亦不違紮燕子磯，以作呆兵！仍當進剿東壩二溧，以作活兵。以理勢論之，該逆經營一年，攻取二浦，無非固九洲之後身，作金陵之犄角，必將竭力堅守，余之拙見，二浦未克之前，不可先攻九洲；九洲未克之前，鮑彭劉不可南渡；東壩二溧未克之前，不可圍紮孝陵衛燕子磯。此三者皆極大關鍵。余計已定，弟切勿執見辨駁。余因呆兵大多，徽祁全借左軍之力，受氣不少。此後余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！由和州進攻二浦，有山內與江濱二路；似宜讓鮑軍走江濱之路，彭劉走山內之路。鮑軍紀律極壞，江濱運糧較易，擄夫較少。此等大處讓人，乃是真謙，乃是真厚。余牘中未說出，望弟酌定，速告春霆與杏雲也！

同前（五月初四日）

雨花台石壘，與南門外各賊壘，均已攻克，至爲欣慰！我軍駐雨花台，而石壘爲賊所占，殊爲礙眼。今旣得之，拔去眼中釘矣！惟調回彭杏南各營，守濠之呆兵愈多，游擊之活兵愈

少。弟統三萬人，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，在外縱橫馳擊，而專以合圍攻堅爲念，似非善計。咸豐三四五年，向帥在金陵，兵不滿三萬，餉亦奇絀。向軍與金陵悍賊相持，而又分兵援廬州，援甯國，打鎮江，打蕪湖。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，而余不甚以爲然者，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，空處着筆也！弟用兵之規模，遠勝於和，而與向相等。杏南甫成一枝活兵，而又急於調回，則空處全不著筆，專靠他軍，可盡恃乎？

同前 (五月初七日)

克復雨花台各石壘。本是極可喜之事。而多占守兵，又少杏南一枝游擊之師，亦是美中不足。至印子山石壘，余意儘可不必扼守。將來城池之克否，全不係乎印子山之有兵無兵也！蔣毛二十八日之戰，陣亡哨長及有官階者二十四員，傷亡至五百餘名。據稱苗逆隊中，有四眼狗舊部四千人內。壽州之圍，固不能解，且恐蔣毛敗挫，賊竄六安，故余檄周厚齋改赴六安，維則仍留守巢縣一帶。現僅春霆南雲進攻二浦九洲，竊恐地大城堅，難以得手。余意總思留杏南帶五千人助攻二浦。江北多一營，有一營之好處；弟意雨花台多一營有一營之好處，此兩端者，兄弟各執一端，未識用何者爲中也？摺弁自京師，季弟得諡靖毅二字，皆優等諡法，遠勝溫弟。予季弟身後之榮，真無遺憾。

同前 (五月初九日)

頃接雲仙信，於弟疏藁，不甚以爲然。弟平日於文章一途，最謙退不敢自信。以後弟文宜專從「簡當」二字著力。每日讀書一時，工夫亦不可少。方子白謹厚樸實，而無佻薄難近之態，或有裨於弟。弟若欲延之，則另派員署和州也！

同前 (五月十四日)

東壩與孝陵衛之先後，尙可隨時斟酌，余亦不敢固執成見。至於未克九洲之前，霆軍不可先渡南岸，則是一定之理。蓋九洲不克，斷不能斷洋船奸民之接濟；接濟不斷，不能克金陵。亦猶克九江者，必令霆軍先破小池口，李彭先破湖口；克安慶者，必令嘉字營先紮南岸，韋志凌先紮樅陽，而後接濟可斷，文報可絕。若金陵不斷接濟，而謂霆軍過江，洪逆可一驚而走。一逼而破，此實萬無是理。故余決計不破九洲，霆軍不南渡也！味根決計東來。將來廣德與東壩，江席或可任之。

同前 (五月十六日)

二浦既克，現依弟議，移韋守巢縣，東關；梁王萬三營守西梁山，銅城關；騰出 蕭軍，分守二浦；劉軍圍攻九洲；鮑軍南渡，打東壩，二浦，另有公牘知會矣！去年進兵 雨花台，忠侍以

全力來援，俾浙滬皆大得手。今年攻克各石城，俾二浦速下，揚州天六之賊，皆回南岸，此弟功之最大處。然此等無形之功，吾輩不宜形諸奏牘，並不必騰諸口說，見諸書牘。此時「謙」字之真功大，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，在人之所不見也！吾時時以何爲殷鑒，望弟時時以和爲殷鑒。比之向忠武，並不甚劣，弟不必鬱鬱也！

同前（五月二十一日）

應商事件，條列如左？

一，十七晚，有輪舟自金陵經過，親見九洑州實已克復，宜以蕭軍守二浦，南雲酌留二營，守九洑洲，非畏長毛之復來也！畏李世忠之盤踞耳！如李業已派兵紮二浦城內，則弟須商之厚雪，驅之使去，令蕭軍速入占守二城。李見我軍威方盛，必不敢十分違抗。李有牘來報，渠兵克復橋林二浦，余當批斥之，不准渠部再入二浦城也！

一，二浦九洑既克，霆軍日內必已南渡，或克闔紮孝陵衛一帶，或先打三溧，均聽弟與厚雪霆四人商辦，余不遙制。昨已函告弟處，頃又函告雪琴矣！余平日本主先攻二溧東壩，不主合圍之說。今見事機大順，忠奮又已回蘇，金陵城賊，必甚驚慌，亦改而主合圍之說。且天氣大熱，霆軍奔馳太苦，不如令紮金陵東北，以資休息。待七月半

間伏過暑退，弟與霆軍各抽行隊，去打東壩二漂，尙不爲晚。屆時江席李三軍，亦可由廣德建平，以達東壩矣！

一，合圍之道，總以斷水中接濟爲第一義。百餘里之城，數十萬之賊，斷非肩挑陸運所能養活。從前有紅單船接濟，有洋船接濟；今九洑州既克，二者皆可力禁。弟與厚雪以全副精神，查禁水次接濟；則克城之期，不甚遠矣！九洑洲可設一釐卡，弟處有賢員可派否？

一，余批摺稿中，有一條不當於事理。余之意，不過想弟軍常常有一大枝活兵在外耳！今江北既一律肅清，則大局已好。或合圍，或遊擊，均無不可。余兄弟議論，不至參差矣！至於雲仙之意，則當分別觀之。渠不以弟疏稿爲然，誠所不免。謂渠遵例迴避，願入弟幕草奏，却又不然。胡文忠八年初丁艱時，屢函稱遵旨奪情，不願作官；願入迪庵幕中草奏幫辦，人人皆疑其矯。今則知其愛迪敬迪，出於至誠。雲仙之愛弟敬弟，亦極誠摯，弟切莫辜負其意也！往時咸豐三四年間，雲仙之楊江維夏朱而抑鄙人。其書函言詞，均使我難堪，而日久未嘗不諒其心。至弟之文筆，亦不宜過自菲薄，近於自棄。余是壬子出京，至今十二年，自問於公牘，書函，軍事，吏事，應酬，書法，

無事不長進。弟今年四十，較我壬子之時，尙少三歲，而謂此後便無長進，欺人乎？自棄乎？弟文有不簡之處，無不暢之處；不過用功一年二載，便可大進。昔溫弟諫余曰：『兄精神並非不足，乃吝惜不肯用耳！』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！

與澄侯弟

（五月二十四日）

九洲洲於十五夜克復，殺斃溺斃之賊，聞實在二萬以外，我軍傷亡二千人。水師第一場大血戰；然自此江長一律肅清。水師已功成事畢矣！余現調鮑營圍攻金陵東北，已作合圍之勢，惟餉項日絀，殊難爲計。余身體平安，怕熱則更甚於往年，竟日揮扇不輟；聞叔父七八九年間，亦畏熱異常，汗下如雨；老年體虛，大約有此情況。

致沅浦弟

（六月初三日）

鮑軍只能紮幕府山一帶，不能照顧孝陵衛。鐘山賊壘，不能遽克，印子山尙未得手，即不求急於合圍，且先以自固爲主。弟自固於南路，鮑自固於北路。如有大股援賊前來，彼此足以自了，不必互求救助。余咨復弟之公牘，亦以此說爲要。其次則力斷江中接濟；其責在余，在楊彭，在縣理衙門，而不在陸軍。然查水師之舉嚴查與否，查洋船之常途接濟與否，則須弟督飭劉南雲曾良佐輩，細細稽察也！斷截江中接濟，實足制賊死命，不在西門之合圍



與否耳！

同前 (六月初六日)

淮北鹽運行淮南引地，近吳仲仙漕帥，專案奏辦，諭旨允准。都富專奏駁之，諭旨亦允准。運使專詳駁之，余處亦批准。吳帥將辦成之事，竟不能行；蓋利少而害太多，不能不駁。弟請運北鹽之咨，與漕帥事同一例，余當詳細咨復。江西釐金，近日頗有起色；秋冬間銀米子藥，斷不缺乏，弟可放心。今年米貴，此間度過荒月，尙可餘穀五萬石，預備尙早也！

同前 (六月初十日)

臨淮尙有疏失，朝廷必於厚雪靈三公中，派一人接濟。蓋環顧別無他人可以承認也！故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要着。義渠與士卒同食豆粥，論私誼亦須往援。去舢板八十號，於金陵水次大局無損，望弟使中德慇成之。合圍之舉，吾意待江席李軍到齊，再辦不遲。若弟意必求早合圍，則或調鎮防二千人，調揚防三四十人，皆可應調而來。余當辦咨文二角，封存弟處，聽弟何時調鎮揚之兵可也：

同前 (六月十二日)

壽州失後，吾心日益憂灼。蒙城馬方伯一軍，萬難保全臨淮；唐中丞恐亦孤危難支。昨

征局解到三萬金，已全供防苗諸軍，致弟與霆軍毫無接濟。乃知軍事悉如弈棋，各路失勢，譚雖勝，無益也！調馮鄰兩處之兵，弟以爲可調則發之。合圍之或緩或急，全憑弟作主。官階與物望所在，弟不必推諉。只要水路無接濟進城；陸路縱有接濟文報，賊亦終無可久之道。若必圍得水洩不通，恐困獸猶將死鬥，一蟻潰隄，全局皆震，不可不防。余所求者：水路無接濟，弟與霆軍不敗，二事而已！不求如安慶九江之圍攻密也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七日)

軍中多病，憂灼實深，只有齋心默禱，無他法也！何銑專利多年，衆口沸騰；適會喬郭交替之際，而有堂見張守之案。筠松寬厚，不知肯一施辣手否？改商棧爲官棧，自是目前急務。然楚岸西岸，已被川私粵私佔盡。上遊鹽價大減，淮引釐卡太多，成本太重，不特商運有虧本之虞，即官運稟鹽亦必無利可圖。若不於江西湖北力堵鄰私，淮鹽竟無售處。雖有良法，無由之何！吾之所以遲遲不講求鹽利者以此。昨見南坡與弟信，所慮者，亦在此。

同前 (七月初一日)

奏摺一事，弟須用一番工夫。秋涼務閒之時，試作二三篇。眼界不必太高，自謙不必太甚。上次惠甫次卿二稿，只須改潤一二十字，儘可去得。目下外間咨來之摺，惟浙滬湘三處

較優，左李郭本素稱好手也！此外如官駱沈嚴僧吳邵馮之摺，弟稍一留心，即優爲之。以後凡有咨送摺稿到弟處者，弟皆視如學生之文，圈點批抹。每摺看二次：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，大局之結構；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穩否。一日看一二摺，不過月餘，即可周知時賢之底蘊；然後參看古人奏稿，自有進益。每日極多，不過二三刻工夫。金眉生與鶴儕，積怨甚深。吾輩聽言，亦須獨具權衡；權衡所在，一言之是非，即他人之榮辱予奪係焉！弟性爽快，不宜發之太驟。

同前（七月十一日）

鶴儕措置弟營委員，至三個月之久，宜弟恚怒不年。何銑之事，本擬俟雲仙查復後，再行嚴辦。今筠公有撫粵之行，後來者，不知爲誰，意欲嚴懲何銑，竟不知如何下手，乃爲恰如題分。蓋譴罰有罪，亦須切當事理，乃服人心。近人摺稿，弟處咨到者少，余當飭鈔成本，陸續寄去，每月寄送二分；古人奏疏，亦當鈔二三十篇，以備揣摩。強字原是美德，余前寄信，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。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，然後始終不可屈撓。若全不明白，一味橫蠻，待他折之以至理，證之以後効，又復俯首輸服，則前強而後弱，京師所謂瞎鬧者也！余亦並非不要強之人，特以耳目太短，見事不能明透，故不肯輕於一發耳！又吾輩方鼎

盛之時，委員在外，氣燄薰灼，言語放肆，往往令人難近。吾輩若專尚強勁，不少斂抑，則委員僕從等，不鬧大禍不止。

同前 (七月十五日)

初九日大獲勝仗。凡偏城開仗，向不能多殺賊，此次殺賊甚多，想是羣賊欲趁此猛戰，撲我營盤，解其城圍，故能得機得勢如此。然傍城而戰，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。以後若非賊來撲營，似不必常尋賊開仗。蓋賊糧路將絕，除開仗別無生路。我則斷糧路爲要着，不在日日苦戰也！

同前 (七月二十一日)

丁道前二年在福建寄信來此，獻破礮之技。去年十一月到皖，已試驗兩次，毫無足觀。居此半年。苟有長技，余方求之不得，豈肯棄而不用。至欲在雨花臺鑄礮，則儘可不必。凡辦大事，以識爲主，以才爲輔；凡成大事，人謀居半，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慶時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。牆深之堅，軍心之固，嚴斷接濟，痛剿援賊，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！克城之遲速，殺賊之多寡，我軍士卒之病否，良將之有無損折，或添他軍來助圍師，或減圍師分援他處，或功贖於垂成，或無心而奏捷，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！如之場屋考試，文有理法才

氣。詩不錯平仄搔頭。此人謀主張者也！主司之取舍，科名遲早，此天意主張者也！若恐天意難憑，而廣許神慮；若恐人謀未臧，而多方設法，皆無識者之所爲。弟現急求克城，頗有代天主張之意。願弟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靜以綏陶之，則善耳！

弟於吾勸誠之信，每不肯虛心體驗，動輒辨論，此最不可。吾輩居此高位，萬目所瞻。凡督撫是己非人，自滿自足者，千人一律。君子大過人處，只在「虛心」而已！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，凡外間有道耳之言，皆當平心考究一番。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。

同前（七月二十三日）

專丁送信，具悉一切。所應復者，仍條列如左：

一，摺稿皆軒爽條暢，儘可去得。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，亦取其軒爽也！弟可常常取閱，多閱數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。譬如飲食，但得一葷適口充腸，正不必求多品也！金陵戰事，弟自行具奏亦可；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妥。凡督撫以多奏新事，不襲故常爲露面。吾兄弟正在鼎盛之際，弟於此等處，可略還縮一步。

一，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，決不可由下面繞來。待過中秋後，弟信一到，余即咨鮑由南頭進兵。

一，弟驟添多營，本與余平日之規模，不相符合。然賊勢窮蹙之際，力求合圍，亦是正辦，余亦不敢以弟策爲非。惲中丞余曾保過。凡大臣密保人員，終身不宜提及一字；否則近於挾長，近於市恩。此後余與湘中函牘，不敢多索協餉，以避挾長市恩之嫌；弟亦不宜求之過厚，以避盡歡竭忠之嫌。

一，江西釐務，下半年當可略旺。然余統兵已近十萬，卽半餉亦須三十萬，思之膽寒。弟處米除每月三千石外，本日又解四千石矣！

致澄侯弟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前接弟信，已將寅皆牧雲兩兄，不宜送眷之故，致函排遞至家，不知到否？途次有曾恆德張德富照料，又係自己座船，又有水師護送，千穩萬慎。寅皆牧雲二公，如已成行，請於中途婉辭謝之。吾家富貴氣，不可太重也！紀瑞姪完姻，吾實嫌其太早。茲寄銀五十兩，暨五品頂戴補掛朝珠，以爲賀禮。吾恐家中日習於奢，故諸事從儉薄也！江西已一律肅清，惟兵勇病痛尙多。苗逆猖獗，唐中丞十分危急，袁午帥業已仙逝，淮事殆無了日耳！

致沅浦弟（七月二十七日）

鄂帥與金前司所陳鹽務，一一閱過。金所慮者，恐難緩第一批之釐。究之鹽務變法，無

論改何新章，斷無不緩釐免釐之理。若概如今日之逢卡抽釐，則不得謂之新章，不得名曰鹽法矣！余所慮者，却不在緩釐而在終無實效。蓋江西自道光年間，從無銷足額引之事。亂後人口減少，即令全食准引官鹽，亦不能銷至六萬大引之多。况引地被鄰私侵佔殆盡，焉能一驟爾奪回。商人湊辦三萬引之成本四十餘萬，已極不易。二分之利，又不足動其誼義之心。加以引地毫無把握，銷售難期暢旺，時日稍滯，獲利愈微。商利既薄，則所謂包繳釐金盈餘者，皆成拖欠展緩之局。余之所慮無實效者，謂此類也！然此時辦法，除重稅鄰私，指岸認運二者，別無下手之處，應即照金君所擬辦理。黃南坡兄七月在湘啓行，節前當可到此。余再與之商定一切，乃行具奏。其泰州招商認運，即可一面與辦。

同前（八月初五日）

所保各員，均奉允准。惟金安清明諭不准調營，寄諭恐弟爲人聳動。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，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！大抵清議所不容者，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近世保人，亦有多少爲難之處。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，反累斯人者；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閱世已深，即薦賢亦多顧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！茲河婆樂四卡，左帥業已歸還余處。上海四萬，余志在必得，恐不免大有爭論。霞仙升陝撫，先辦漢中

軍務。聞李雨蒼係多帥所勅也！

同前 (八月初五日)

小河西岸，盡爲我有，賊船萬不能過；且憑河爲守，又可當一道長濠，可憾之至！然城內有數十萬悍賊，上游黃胡古賴等，卽日下援金陵窮寇，有致死於我之心，抑又可懼之至！河之東岸，暫不必謀；少息兵力，以打援賊可也！金眉生參者極多。二三年來，勝帥屢疏保之，升於九天；袁帥屢疏劾之，沈於九淵。余十一年冬查參革職，勝帥又以一疏劾我，謂爲黨袁而不公。余偶與汪曜奎言之，汪以告勝，勝又寄函與我，自陳前疏之誤。卽如下游諸公，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；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。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，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也！餉銀今日解去三萬；湖南又另解四萬與弟，節下當可敷衍。生日在卽，萬不可宴客稱慶。此間謀送禮者，余已力辭之；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却之。家門大盛，常存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之念，或可自保；否則顛蹶之速，有非意計所能及者。

同前 (八月初九日)

青陽米糧太少，援兵不得至城下，萬難久支。青邑若失，則南陵涇縣甯國殆將瓦解，不得不調霆軍救援皖南；昨日已備牘咨行，請弟速催春霆啓行，無貧城北地道萬不可成之功，



而忘上游數城萬不可失之地。弟兵暫紮小河以西，只要背後無援賊，但禦前面之城賊，力自有餘。待至秋末冬初，春霆擊退黃李古賴各股，或可進攻東壩。弟之新勇募到，亦可紮過小河以東，漸達孝陵衛矣！古人用兵，最貴變化不測。吾生平用兵，失之太呆，弟亦好從呆處着想。霆軍五月從燕子磯南渡，本是呆着；挖地道則更呆。此際皖南危急，不能不調之使活耳！

同前（八月二十三日）

通江關與石埠橋相近，爲李部濟賊之區，自當咨李，請將石埠橋之兵，悉數撤回江北；惟此咨目下尙難遽發。渠之兩岸設兵，中間又設礮船，爲通江關釐卡計也！日內因定鹽務新章，咨請渠將釐卡撤回，每月由運司衙門，解渠銀一萬兩，以作抵款，尙不知渠肯應允否？待得渠咨復到日，肯撤回通江之釐卡，然後可辦撤石埠之防兵。余本日擬解銀萬兩，子藥各萬斤，協濟滁州，亦爲求渠撤回通江釐卡，先有以慰其心也！大凡辦一事，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。一處不通，則處處皆窒矣！

同前（八月三十日）

來緘內，附新刻西省餉鹽招商章程，具悉一切。新章中余亦有不以爲然之處，已批出交

麓軒覆核，即日另刻一本寄閱。鹽務自應由余與運司兩衙門作主，界限不可不清，始基不可不慎，護票不必由弟營填發，船單與認旗皆可不用，惡其全是洋人規模也！凡商皆可招，不必認說全歸大營認辦，並不必立營運名目。總之，余之主意，重在商運，不重在官運，營運。金君之主意，時重商，時重官營，夾雜之中，不免自相矛盾。故此大刊刻新章，不可不慎，以其徧傳官紳商賈也！

同前 (九月十七日)

接弟兩緘，心氣和平，事理通達，大慰！大慰！皖鹽亦向秦局領票，由安慶總握其權，則食岸亦漸就範圍。日內將南坡米鹽互市之議，略定章程，作一長摺，將漕務澈底一說，即日具奏。弟增募二萬人，銀米恐接濟不上；且安慶克後，弟添新兵近二萬人，此次又添二萬。前此老營能戰能守之將弁，分散太多，此余之所深慮。至水師十二營，尤可不必添募，弟意不過恐楊彭水師不得應手耳！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。古來成大事者，半是天緣湊泊，半是勉強遷就。余嘗寄信與郭意城，請其停止弟募水勇之事；寄信楊彭，請其不必代弟造船，望弟亦寄信止之。長江肅清之後，忽添水師十餘營，於清議亦說不去也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二日)

接十五日十七日信，有畏慎而無佛鬱，極慰！極慰！老弟之意量遠矣！先世之氣脈長矣！杜小舫文瀾，往年經郭雨三專函力保；去年又經晏彤甫函保，故余一見即器重之，許以駐漢口督辦銷局務。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，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。其品望雖未必果翁與論，然亦常稍優於金許也！許之條陳，多有可采，候與南坡商之。楊守礮船一事，弟之公牘甚爲婉遜，即照弟所擬辦理。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欲媒孽老弟之短者，必先說與阿兄不睦。吾之常常欲弟黠檢者，即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！河銑罰款，斷不放鬆，幸毋聽謠言而生疑。

致澄侯弟（十月初四日）

紀鴻母子及全家到營，一路平安，足慰家中懸系。寅皆先生意欲速行旋里，牧雲當度歲乃歸也！袁培在此，尙無爲非之事；惟不肯讀書作字，難期有成。內人以下，歷述老弟數年以來，照料黃金堂諸事，心思之細，儀節之恭，送情之厚，均爲近世兄弟中所未見。吾家敬宗收族，承先啓後諸大端，皆發於沅弟之謀，而成於弟之手，沅弟費財，老弟費心，均可爲祖父累代之功臣。余愧未能悉心經營，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也！沅軍連克上方橋七甕橋等賊壘，城外接濟將斷，朱雲巖招降古隆賢一股，收復石埭太平二城；春霆進攻水陽金寶圩一

帶，尙無開仗之信；臨淮唐中丞處，近亦平安。惟蒙城糧盡援絕，斷難保全。髮逆稍衰，而苗逆方盛，良可慮也！

致沅浦弟 (十月十七日)

徐士衡等歸，言弟往看孝陵衛營基，余且喜且懼。喜賊之接濟將斷，懼弟之新營太多，占地太廣，恐百密而一疏也！意城亦以弟招新勇大多爲慮。余以弟力謀此城，苦心孤詣，故僅禁招水勇，而不禁招陸勇，不忍重拂弟也！弟亦當諒余苦衷，將新勇之可減者減之，可併者併之。至於克城遲早，仍有天意，不盡人謀也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二日)

日內未得弟信，不知身體安否？東壩溧水既克，弟又進紮孝陵衛。城中接濟，似已可斷。其孝陵衛以北，不妨空缺，不必合圍。蓋大致米糧難入，則城中強者可得，弱者難求，必有內變爭奪之事。若合圍太緊，水息不通，無分強弱，一律顆粒難通，則反足以固其心，而無爭奪內變，投誠私逃之事矣！不知弟親歷其境，以余此說爲然否？

同前 (十一月初五日)

初三日接程學啓報蘇州克復之信。初四日得唐中丞克復懷遠之信；苗黨張士瑞叛苗從

官，獻出懷遠一城，並獻礮船六十號，米四十石，錢三千串，從此苗衆之心益渙。僧邸亦至蒙城，蒙圍當可立解。金陵如果克復，弟當會同彭楊三人前銜，將大略情形飛速入告。摺首云：『爲官軍克復金陵，謹將大概情形，先行馳奏，以慰宸座，仰祈聖鑒事。』摺末云：『伏乞皇太后，皇上聖鑒！再臣等前接曾國藩密函：「金陵如果克復，囑臣三人，先將大概情形會奏，早到京一日，聖懷早得寬慰一日；其詳細情形，仍咨由文官曾國藩會奏」等語。除將詳細戰狀，另咨楚皖續奏外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其摺愈短愈妙。洪秀全之下落，銀錢之多寡，不可不說大概，此外皆宜略也！頃又接馮萃亭信，洪酋全不動搖，弟切不可性急。常杭嘉湖全克，而金陵收功結果，乃正理也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二日)

接初五信，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，被該逆搶堵，我軍傷亡三百餘人，此蓋意中之輩。城內多百戰之寇，閱歷極多，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。蘇州先復，金陵尙遙遙無期，弟切不可焦急。古來大戰爭，大事業，人謀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恆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積勞之人，非即成名之人；成名之人，非即享福之人。此次軍務，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，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，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；然而不可恃也！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，成名二字則不必問

及；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！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，只得允准，已於今日代奏。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，其黨悉行投誠。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，一律收復；長淮指日肅清，真堪慶幸！弟近日身體健否？吾所囑者二端：一曰，天懷淡定，莫求速效；二曰，謹防援賊城賊內外猛撲，穩慎禦之。

致澄侯弟 (十一月十四日)

圍山紫橋，稍嫌用錢太多；商塘竟希公祠宇，亦儘可不起。沅弟有功於國，有功於家，千好萬好；但規模太大，手筆太廓，將來難乎爲繼。吾與弟當隨時斟酌，設法裁減。此時竟希公祠宇，業將告竣，成事不說。其星岡公祠，及溫甫事恆兩弟之祠，皆可不修；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，至囑！至囑！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「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」二語。弟之直，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則爲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，人人料之，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！以後望弟於「儉」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；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即修造公費。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「儉」字意思。總之，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！吾弟以爲然否？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四日)

衡州之粵鹽，只禁船載，不禁路挑，弟所見極爲有理。江西城新縣，亦爲禁閩鹽之路

挑，竟被私販將委員毆斃。現在衡州每挑，既補二百四十；若再加，亦必激變。從前道光年間，衡州嚴禁粵私，從未禁過得住。將來新章到衡，弟可與府縣及釐卡說明，只有水卡查船載之私，每斤加作八文；其陸卡查路挑之私，概不再加分文。亦不必出告示，亦不必辦公牘；但得水卡一處稽查，便算依我之新章耳！茲將新刻章程寄回，弟家之漸趨奢華，即因人客大多之故；此後總須步步收緊，切不可步步放鬆。總之家門太盛，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，人人須記此二語也！

致沅浦弟（十二月初一日）

接春靈信，知溧水失守，王可陞不戰而潰，殊爲駭異。新軍之不可恃如此！弟處七壩橋，孝陵衛諸營，尤爲吃重。新營太多，餘實不放心。留丁泗濱二營水師，調志字五營陸師，皆已照准咨復。志營萬不可恃，雖有五營，弟觀之如無一營可也！神策太平二門，斷不可合圍。人以收全功，求速效，望於弟；吾所望者，一「穩」字而已！不求速，而求全也！

同前（十二月初十日）

城上有黑氣灰氣，意者天欲殄此寇乎！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微應，而恃吾心有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之實。火藥銀兩，接濟尙不可斷，惟米糧極難，江西兩湖皆賣至三兩四五錢，且

處處阻隔邊疆；無米可買，深堪憂灼！只要各軍有可食之米，吾兄弟有敬畏之心，此役當有了日耳！

致澄侯弟（十二月二十四日）

李氏兄弟五人而歿其三，九與五固係名將帥；卽二亦係克家之令子。五年之內，先後淪謝。振庭姻伯雖康健，想亦悲慟不可爲懷，擬湊奠儀萬金。迪希前存歷年薪水，尙有萬金，寄存蔣成蕭毛等處，亦擬提回，作爲姻伯養贍之資。余送賻儀千金，沅弟擬另送四百，的在擬湊萬金之內，大約不可多不可減也！金陵軍務，近尙平穩，僞忠王久至金陵，尙未出城猛撲。鮑軍在東壩平安。少荃一軍，又在浙江克復二城。下游事機極順，所慮者羣賊旁出四溢，終爲江西兩湖之患耳！

致沅浦弟（十二月十八日）

日內雨雪嚴寒，深以弟營缺米缺銀爲慮。湖南之十萬，本派定全解弟處。不料十一月初八日起行，至今四十天未到。昨派礮船四號迎提，又爲大雪所阻。一俟提到，卽用洋船拖送，不知年內可到否？弟派王子鑑辦江西之米，朱守謨辦湖北之米，余爲力主其事。尙齋在江，厲杜在鄂，亦無不認真之理。但昂貴異常。其能多與否，仍未可知。

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一日)

大礮守壘，只可偶一用之，多用則可不必。吾在水營多年，深知大礮之長短。凡礮火之利有二：曰，及遠，曰，命中。大礮之大子可以及遠，而難以命中，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，且有聲可以迴避；又往往自上落下，不能橫穿也！其羣子可以命中，而難以及遠。包得合腔，築得極緊，可以二三箭之遠；否則僅及一箭而已！羣子所能及之處，先鋒包亦幾能及之。軍興日久，各弁勇事事外行，徒慕大礮之名，見賊在二三里外，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，喜其嚮之震，烟之濃而已！見賊不畏砲而排進如故，則以爲凶悍無匹，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。昔余在水營時，教將弁專用羣子，包得圓，築得緊，開得近三語者。內湖各營，罕能做到；外江間有做到者，便是無敵之將。陸營善用太砲者，吾尙無所聞。弟營善用大砲者，共若干人？然大約不滿三百人，而營中之礮，卻不止三百尊。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砲四尊，今年請丁道鑄砲數尊，皆外行之舉動也！余恐火藥接濟不上，故於地洞大砲二事，詳細言之。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三日)

弟營之米太少，余亦知之，竟無法可以多購，待三月後，江達川辦蜀米，王子鑑辦江米，朱守謨辦鄂米，三處所得，當較多耳！弟問芳浦惟堂等，是否全可調金陵。余意句容之

賊，可由秣陵關小丹陽而至金柱關。賊若以一枝穩紮秣陵關，一枝進攻金柱關，不特鮑營遠在東壩，不能遽破秣陵之賊；即弟營近在雨花台，亦不能猛打秣陵大股也！弟軍前攻壞秣陵關偽城後，不知曾派兵守之否？若已有勤兵守之，則不特金柱關可以無慮，即三汊河江甯鎮之兵，亦可少減。若秣陵關并未設守，則朱芳浦不可輕離金柱關也！或調芳浦駐守秣陵關，於鮑王皆可聯絡，於金蕪亦可屏蔽，請弟裁酌。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六日)

日內所憂弟營之事，專在米糧一宗。賑米二千石，日內必解赴金陵。江西之米，官固認真稽查，民間尤阻遏甚緊，余頃以札行各卡，正二三月一律免釐。此風一播，應可鬆活也！太平神策二門，余意不遽合圍，實因另無統領之故。如東頭初一日開仗，西頭之兵初二日馳援，尙只能走路，不能接仗；必須初三日乃能交手。而東頭存亡呼吸之頃，固不能靠西兵以救危，又豈能向西帥以問計策哉！欲求東頭另立統領，近則調鮑春霆，遠則調程學啓，或竟請少荃親來，乃可當此一面。余頃有信寄少荃，調程學啓還弟麾下。如少荃不允，余於正二月必設法調一統領大員，圍紮神策太平二門；並擬於燈節後，坐輪船與弟一會。弟宜以保身體爲主，不必焦灼也！弟此次兩信，胸懷頗寬舒，心志敬慎，以後須常存此意。總覺得人力

雖盡到十分，而成功純是天意，不可絲毫代天主張，至囑！至囑！

致澄侯弟

（同治三年正月初四日）

九弟及各軍，近日均無戰事。苗沛霖既誅，其部下頭目，爲僧王擒斬殆盡。李世忠亦知畏罪，近有文書來，將渠所據城池交出，請派人去守；其槍砲亦願交出。將來江北可無後患。余身體平安，合署內外俱好；惟「儉」字日減一日。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，彼此常以儉字相勗；則可久矣！

致沅浦弟

（正月初七日）

余思至金陵一行，不過因弟太辛苦，或兄弟一會，以暢歡懷。近見弟累次來信，襟懷甚恬暢，字畫甚光潤，心意甚敬謹，可卜其神不外散，別無波折，余即決計不赴金陵。蓋洋船雖快，往返亦須八九日也！少荃決不能來，顯而易見。程學啓之能來，亦姑聽之。余已有函商之少荃，此後不加咨牘可耳！

致澄侯弟

（正月十四日）

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，總恐老輩失之奢，後輩失之驕，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！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，爲後人惜餘福，除却「勤儉」二字，別無做法。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

儉，余微儉而不甚儉。子姪看大眼，吃大口，後來恐難挽回，弟須時時留心。

致沅浦弟（正月十七日）

金眉生到此，已交銀二萬，令買米解弟營。麓軒履甯藩之任，凡眉生有善策，無不采納；凡弟處有函商，無不遵允。晉鶴既調皖撫，自不能干預淮北鹽務；惟用人極難，聽言亦殊不易，全賴見多識廣，熟思審處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。如眉生見憎於中外，斷非無因而致。筠仙甫欲調之赴粵，小宋即函告廣東京官，以致廣人之在藉在京者，物議沸騰。今若多采其言，牽用其人，則彈章嚴旨，立時交至；無益於我，反損於渠。余意自買米外，不復錄用。許小琴老而自用，亦未便付以北轡重任，且待忠鶴臯相見，李軍全撤之後，再議淮北章程。聞弟宅所延之師，甚善講解，可慰之至！後輩兄弟，極爲和睦，行坐不離，共被而寢，亦是家庭興旺之象。余所慮者，弟體氣素弱，能常康強無疾，至金陵歲事之日，不起傷風小恙；其次侍輔塔等會，不上江西，不變流賊；其次洪李城賊，猛撲官軍，弟部能穩戰穩守。三者俱全，如天之福。雪厚南竹等，皆以弟新營大多爲慮。余苦無良將，調以助弟，極歎仄也！

同前（正月二十三日）

城事果有可望，大慰！大慰！此皆聖朝之福，絕非吾輩爲臣子者，所能爲力。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，不敢涉一豪矜張之念。卽弟備嘗艱苦，亦須知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勞績在臣，福祚在國之義。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；存一盛名難副，成功難居之意。蘊蓄於方寸者深，則僥倖克成之日、自有一段謙光，見於面而盎於背。至要！致要！

致澄侯弟（正月二十四日）

沅弟在金陵甚順遂。侍逆之黨，上竄江皖，徽軍屢獲勝仗，驅賊回竄。惟另股竄遂安者，未知浙軍能否得手？大約杭州金陵，春間皆可望捷音。只求敗賊不至江西，則大局日穩矣！李家兩昆仲，先後徂謝；以名賢而居高位，一旦長逝，其家冷落之狀，可想而知，余爲籌畫各處奠儀并公項，共得三萬餘金，專人送去。新正人客甚多，不似往年軍營光景；余須力求節儉，總不免失之奢靡。日日以「儉」字誥戒妻子，現略知遵守，亦望吾弟常告內外周知也！

致沅浦弟（正月二十六日）

天保成以無意得之，大慰！大慰！此與十一年安慶北門外兩小壘相似，若再得寶塔梁子，則火候到矣！弟近來氣象甚好，胸襟必能自養其澹定之天，而後發於外者，有一段和平

虛明之味。如去歲初奉不必專摺奏事之諭，毫無怫鬱之懷；近兩月信，於請餉請藥，毫無激迫之辭；此次於辛田芝圃外家，渣滓悉化，皆由襟胸廣大之效驗，可喜！可敬！如金陵果克，於廣大中再加一段謙退工夫，則蕭然無與，人神共欽矣！富貴功名，皆人世浮榮；惟胸次浩大，是真正受用。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，願與我弟交勉之。聞家中內外大小，及姊妹親族，無一不和睦整齊，皆弟連年籌畫之功。願弟出以廣大之胸，再進以儉約之誠，則盡善矣！

同前（二月初二日）

金陵業經合圍，只空後湖一段，大致不能以全股衝出，貽患他處，且喜！且懼！喜者，喜弟之苦心經營，漸有蕺事之望；懼者，懼窮寇拚命決戰，如黃河將合龍之際，恐大溜衝決走掃也！望弟加倍小心，竟此大功。天保城山下修二新壘，湘後二營，恐不足當此要路。其營官由水師出身，不知陸路事宜。周圍九十餘里，圍數十萬悍賊於其中，吾弟佈置之勞，責任之重，思之不覺惴惴。諭旨前令都與阿南渡，至句容一帶助剿；本日改調都赴山西，派富將軍南渡，飭余區畫調度，余擬覆奏富不必南渡。徽州之賊雖退，已從浙境上竄玉山廣信，勢將蹂躪江西腹地。金陵若克，請弟撥二萬人，回顧江西湖南，即爲遣散地步。

同前 (二月十一日)

連日風雨嚴寒，氣象愁悶，便似咸豐十年二月光景，深爲疑悚！不知弟體氣何如？各營近狀何如？城賊出外猛撲否？上游竄江西之賊，雖經席韓迭護勝仗，聞有一小股，由鉛山，湖坊內竄；恐遂將竄擾撫建，殊爲焦慮。金陵果克，弟之部曲，斷不能全數遣散。一則江西是管轄之境，湖南是桑梓之邦，必派勁旅防禦保全。二則四五萬人，同時遣散，必無許多銀錢；而坐轎者頗息，抬轎者不肯，其中又有許多人情物理，層次曲折。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；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亂，痕迹不可太露。待兄弟相見，着着商定，再行辦理。

與澄侯弟 (二月十四日)

正月下凍冰雪太久，恐非佳兆；而弟決殺米之必賤，何也？此間亦苦風雪嚴寒，氣象黯慘，余深以爲憂；幸二日內已放晴矣！沅軍平安如故。自正月底合圍，賊至今未出城猛撲，探稱洪逆，積柴繞屋自誓，城破則放火自焚。上竄江西之賊，近日未聞的報，不知已至撫建否？寓中大小平安，紀澤之病已愈，但尙禁風。後輩體氣，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，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。蓋艱苦則筋力漸強，嬌養則筋力愈弱也！老弟以爲然否？

同前 (二月二十四日)

金陵之賊，外援已絕，計瓜熟蒂落之期，亦當不遠。惟米糧昂貴，且無處可買，頗以爲慮。江西之賊，自席軍在金陵獲勝，大局不致糜爛；然窮寇覓食，紛竄閩廣兩湖，均屬可慮，不可以其爲殘敗之匪而忽之。如省城衡州，有與弟商及賊情者，宜互相謹慎也。儉之一字，弟言時時用功，極慰！極慰！然此事殊不易易。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，若登天然；卽如僱夫赴縣，昔年僅僱夫二名，挑夫一名，今已增至十餘名。欲挽回僅用七八名，且不可得；况挽回三四名乎？隨處留心，牢記有減無增四字，便極好耳！

同前（三月初四日）

沉弟營中，久無戰事；金陵之賊，亦無糧盡確耗。杭州之賊，自陳炳文，聞有投誠之信，克復當在目前。天氣陰雨作寒，景象似不甚佳。吾在兵間日久，實願早滅此寇，俾斯民稍留子遺；而觀此消息，竟未知何日息兵也？紀澤兒及王甥羅堦，讀書均屬有恆。家中諸姪，近日勤奮否？弟之勤，爲諸兄弟之最；儉字工人，日來稍有長進否？諸姪不知儉約者，弟常常訓責之否？至爲廬系！

致沅浦弟（三月十二日）

句容克復，從此城賊衝出，益無停足之地，當不至患貽他方，至以爲慰！弟增十小壘，



開數處地道，自因急求奏功，多方謀之。聞杭城克復之信，想弟亦增焦灼；求效之心，尤迫於星火。惟此等大事，實有天意與國運爲之主持，非吾輩所能爲力，所能自主者，虛心實力勤苦勤慎八字，盡其在我者而已！春霆既克句容，宜親駐句容，專打金陵破時衝出之賊。幼丹截分釐金之事，今日具疏爭之，竟決裂矣！奉初六日寄諭，恐金陵軍心不一，欲余親往督辦；蓋亦深知城大合圍之難。余擬覆奏，仍由弟一手經營；惟常常怕弟患病，千萬保養，竟此大功。

致澄侯弟（三月十四日）

杭州餘杭，皆於二月克復。鮑春霆攻剗句容，於三月初七日克復，大致極爲順遂。惟金陵城賊，堅守如常，並無糧盡確耗，又新插麥禾甚多，竟不知何日始能了此公案！江西之賊，尙在南豐新城，其氣甚衰，逃者甚衆，應不能爲害他方。惟廣東之賊，堅悍無散歸之志，終當變成流賊，蔓延閩粵兩湖，是可慮耳！縣中文廟，費在萬串以外，余當捐五百串以爲之倡。此外各營添撥，當易成事。季弟專祠，即買南門之專祠，亦無不可。論祭文到日，遣官致祭；其遣來之官，即天使也！京師大員得邀論祭者，係禮部堂官充天使。余曾充過數次，奠酒三杯，天使立而不跪。讀文畢，天使三揖而退，孝子跪迎跪送。喪家以酒席敬天

使，并贈送袍褂，朝珠，冠補等物；極多八色，少或六色四色。此京中以尙書侍郎充天使者之概也！外間充天使者，從前陶文毅家，係省城派遣員前往；近來羅李王家，皆係派本縣知縣。其儀注如何，余不得知也！鄧寅皆兄，總以到館爲妙。渠非願受乾修之人，余亦向不肯薦乾館。天下不義之財，乾館亦其一也！

致沅浦弟 (三月二十六日)

金壇丹陽，次第克復，慰甚！鮑軍上援江西，余已飛檄調之。但春霆於元年冬丁艱，力求回籍治喪，余許以打開甯國四面之賊，卽准回籍。二年二月，春霆求踐前約，余展限打開東壩，乃准回籍。東壩克後，春霆又求踐前約，余展限今年二月底爲度。至三月初，春霆要請甚迫，余又展限以金陵克復爲度。此次不待金陵克復，而遽令援江。在我則失信太多，在春霆則堅求還蜀，此意中之事，亦無可強派之事。望弟與之再三細商，但借渠之名望，援救江西，以安江西官紳士民之心；只須宋鎮斐等，率之以往，不必春霆親往督辦。春霆行至安慶等處，余卽具疏奏請准渠回籍治喪。一至九江，渠卽可分手回蜀，聽宋鎮斐等帶隊入江西，援剿可也！爽約太多，人必不復見信，望弟與春霆一一詳說，言此番決無爽約之理。並請春霆速發告示咨文至江，言渠卽日來援，以安人心。至要！至要。余昨日具疏告病，一則以用事太

久，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，利權太大，不能不縮手以釋羣疑；一則金陵倖克；兄弟皆當引退，卽以此爲張本也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七日)

傍夕蘭泉歸來，備述弟款接之厚，才力之大，而言弟疾頗不輕，深爲憂灼；聞係肝氣之故。余日內甚鬱鬱，何況弟之勞苦，百倍於我；此心無刻不提起，故火上炎而血不養肝。此斷非藥所能爲力，必須放心靜養，不可懷忿懣氣；不可提心弔膽，總以能睡覺安穩爲主。今日接到寄諭，江西釐金之訟，仍是督撫各半。然官司雖輸，而總理衙門奏撥五十萬兩，專解金陵大營，未必盡靠得住。而其中有二十一萬，實係立刻可提者。弟軍四五兩月，不致詳潰，六月以後，則淮北鹽釐，每月可得八萬，故余轉惱爲喜。向使官司全贏，則日下江西糜爛，釐金大減，反受虛名而無實際，想弟亦以得此爲喜也！

同前 (三月三十日)

張仙舫稟食鹽事，並未與弟說及，殊爲大謬，當嚴飭此後凡事當先稟弟處。其人似尙瞻小，或不至敢違吾與弟之訓。撫卹一局，萬難裁撤，聽弟斟酌。吾因安慶池州饑民，紛紛赴江南大營就食。吾恐此名一播，萬難應付，故勸停也！上海撥五十萬至金陵之旨，廿八日續

奉廷寄一道，垂言以申明之，大約可實得廿四萬。湖北髮捻交集，甚爲震恐。天氣陰寒，余深慮別有禍變；但求每月除米以外湊得十餘萬金，俾弟軍餉軍，不至決裂，竟此一篲之功，然後兄弟熟商引退之法，則大幸矣！

同前（四月初三日）

地道旣難中止，聽弟加工再挖，余不復遙制。微休祁黦俱無恙，賊已由黎境橫竄遂安華埠，將仍走玉山廣信，以犯撫建。聞剃頭者甚多，並不殺人放火；或有各自逃散之意，亦未可知。弟軍今年餉項之少，爲歷年所無，余豈忍更有挑剔；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，余日夜戰兢恐懼，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。卽兄弟同心禦侮，尙恐衆推牆倒，豈肯微生芥蒂；又豈肯因弟詞氣稍慙，藏諸兄臆；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愼，遂不容胞弟片語乎？老弟千萬放心！千萬保養！此時之兄弟，實患難風波之兄弟，惟有互勸互勗，互恭維而已！余日內所患者三端：一則恐弟過勞生病，弁勇因餉絀而散漫；二則恐霆營人心渙散，另生禍變；三則恐漢中大股東竄，廬、奠、和、滁，俱不能守，西梁山亦無兵可以撥防。此三事中，弟有法可以補救一二否？

致澄侯弟（四月初四日）

接弟發排單一信，痛悉薰妹去世。吾同產骨肉九人，至是僅存吾與弟暨沉弟三人矣！哀

哉！自丁巳至今八載，親屬死喪九人；久處兵戈之中，畏聞哀戚之事。昆八外甥，適於是日由金陵來皖，因催令登舟上行，而未將訃音告之。大約至湘潭等處，始得聞知。金陵圍師，穩固如常。霆軍攻克金壇，現調春霆統率全軍，救援江西；須俟李少荃派兵接防東壩句容後，鮑軍乃能上行，大約起程在兩月以後，比又派周軍門寬世，金逸亭兩軍，救援江西；共八千人，當在十日內，由安慶起行。湖北之賊，已由棗陽等處下宣，將自皖境救援金陵。聞髮捻近三十萬，實屬應接不暇，江西之賊，若至瑞袁等處，則湖南處處須設防兵。如有調弟帶兵出境防剿者，弟千萬不可應允。即在本縣辦團，亦須另舉賢員爲首，弟不可挺身當先。吾與沅弟久苦兵間，現在羣疑衆謗，常有畏禍之心。弟切不可輕易出頭露面，省城則以足跡不到爲是。

致沅浦弟（四月初五日）

近日肝疾已愈，濕毒亦去七八，大慰！初一以後，賊果出城猛撲否？若非有絕大便宜，我軍並不出濠，僅隱穩爲自守計，應可無礙。元年七月廿二日出濠之戰，吾至今尙覺心悸！蓋吾膽氣素薄故也！日內陰雨寒森，氣象不佳，務望老弟不求奇功，但求穩著，至囑！至囑！吾雖亦有肝氣，然善眠善食。蘭泉診我脈，言：「六脈平和，養生家所求之不得，斷

無疾恙」云云。但每日嬾於作事，未免積閣文件耳！弟可放心。

同前（四月初六日）

湖州丹陽既皆未克，則鮑軍未可輕動；而浙江羣逆，亦必由東壩丹陽等處，援救金陵。特此飛函商吾弟，細告彭劉蕭張諸將，蓄養銳氣，專爲前打城賊，後禦援賊之用；斷不可因地道將成，竭力猛攻，致多損銳。反不能力破援賊也！千囑！萬囑！好事多磨，自古而然。即東摺疏失，鮑軍小挫，亦未始非意中或有之事。雖有其事，而弟軍仍安如泰山，乃爲鉄漢。自蘇杭克復，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，吾獨不期其速，而期其穩。故發信數十次，總戒弟之欲速。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，金陵非他城可比也！此等處，吾兄弟須有定識定力。望老弟巍然不動，井然不紊！將克未克之際，必有一番大風波。吾弟若破地道，且待大風波經過之後，再行動手，實不爲晚。吾所慮者：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；一恐各營猛攻地道，多損精銳，而無以禦援賊耳！弟其體我此意，穩慎圖之。至於弟軍銀米，九月以前，必可敷衍。

同前（四月初九日）

今日天雨如注，氣象陰森，寒似深秋，實增焦灼；想老弟亦同此愁悶。然事至今日，惟有「小心安命，埋頭任事」二語。兄弟互相勗勉，舍此更無立腳之處。據寶蘭泉云：「大丹

將成，泉慶環伺，必思所以敗之。』雪琴上赴九江過此，則云：『金陵賊糧尙足，夏秋難望克復。』二說雖微不同，總之事局艱難，吾兄弟適當其任。湖州廣德未克，日內必有大變。弟所挖地道，如果四月告成，不宜於四月裝藥轟發。吾觀天時人事，似非於月內遽獲大捷者。危心苦口，弟其亮之！弟派沈鶴鳴赴滬，提銀二十六萬兩零，而余已先撥九萬與霆軍，弟心不免鬱鬱。余實因周綱堂之信，恐生他變，故待霆軍獨厚，亦望吾弟亮之！

同前（四月十三日）

適聞常州克復，丹陽克復之信，正深欣慰！而弟信中有云：『肝病已深，痼疾已成；逢人輒怒，遇事輒憂』等語，讀之不勝焦慮！今年以來，蘇浙克城甚多，獨金陵遲遲，尙無把握。又前項奇緇，不如意之事機，不入耳之言語，紛至迭乘。余尙慍鬱成疾，況弟之勞苦過甚，百倍阿兄；心血久虧，數倍於阿兄乎；余自春來，常恐弟發肝病，而弟信每含糊言之。此四句乃露實情，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，必須將萬事看空，毋惱毋怒，乃可漸漸減輕；蝮蛇螫手，則壯士斷其手，所以全生也；吾兄弟欲全其生，亦當視惱怒如蝮蛇，去之不可不勇，至囑！至囑！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，惟撥去程學啓一名將，有損於阿弟；然有損於家，有益於國，弟不必過鬱，兄亦不必過悔。頃見少荃爲程學啓請卹一疏，立言公允，茲特寄弟一閱。

李世忠事。十二日奏結。又偷緝情形一片，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。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，余意再請續假，幕友皆勸銷假，弟意以爲何如？淮北票鹽課釐兩項，每歲共得八十萬串，擬概供弟一軍。此亦鉅款，而弟尙嫌其無幾。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，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。再籌此等鉅款，萬不可得矣！

致澄侯弟

（四月十四日）

接弟信，知黃鼎甫姪婿去世，不勝悲愕！姪女青年無子，何堪當此大故？溫弟婦憂患餘生，何以遣此悲懷？天之阨人，每有理所不可測者。而老弟廿年所來，凡親屬疾病死喪之事，皆第一人歷其危險，嘗其勞苦，精力竭矣！憂慮飽矣！弟所盡職於骨肉之際，其劬勞蓋百倍於阿兄，且愧！且憐！蕙妹於十四去世，乃延至廿日始大殮，未免太遲。凡地師及選擇方術之言！其近情理者信之；其不近情理者，決不必信。七日始大殮，此不近情理之言也，吾祖星岡公於僧道巫醫，及堪輿星命之言，皆不甚信，故凡不近情理之言，不敢向之開口。以後吾家兄弟子姪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爲要。常州克復，丹揚克復，江蘇全省，只剩金陵城未克耳！沅弟憂灼殊甚，肝疾頗深，余常常以信解之。

致沅浦弟

（四月十六日）



常丹之克，此間已先得報。各城皆得，僅餘金陵；城之堅而大，賊之悍而多，實非他處可比，弟切勿焦灼致疾，聽其自然而已，如奉旨飭少荃中丞，前來會攻金陵，弟亦不必多心，但求了畢茲役。獨克固佳，會克亦妙；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總以保全身體，莫生肝病爲要。善於保養，則能忠能孝而兼能悌矣！

同前（四月十八日）

濕毒已愈，又添脚氣之疾，總因憂勞過甚之故。然天相勞臣，當不至於大礙。觀弟昔年無數月不病；此次兩年，未嘗一日不寫字，一刻不辦事，則知盡忠王事者，自有神明佑助，理不爽也！少荃派兵來接東壩句容之防，余已咨明弟處。春霆馬步萬六千人，師行二千餘里，九萬途費，本不可少。茲擬先交五萬，請弟於輪船經費，或大通解餉項內，撥五萬濟之，餘四萬設法續解。弟需大批餉，除滬上十五萬外，實無可指之款；子藥則今日起解三萬矣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日）

弟收滬銀十三萬零，今日再由江外糧臺解去六萬，合之各卡釐金，計亦可勉強不決裂，實天幸也！事事落人後著，不必退悔，不必怨人。此等處，總須守定「畏天知命」四字。金陵之克，亦本朝之大勳，千古之大名，全憑天意主張，豈盡關乎人力？天於大名，吝之惜之，

千磨百折，艱難拂亂而後予之，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，卽不敢居第一等太名之意。弟前歲初進金陵，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，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。今少荃二年以來，屢立奇功，肅清全蘇。吾兄弟名望雖減，尙不致身敗名裂，便是家門之福。勞師雖久，而朝廷無貶辭，大局無他變，卽是吾兄弟之幸。只可畏天知命，不可怨天尤人，所以養身卻病在此，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，千囑！千囑！無煎迫而致疾也！

致澄侯弟

（四月二十四日）

捐務公事，余意弟總以絕不容一言爲妙。凡官運極盛之時，子弟經手公事，格外順手，一倡百和；然閒言卽由此起，怨謗卽由此興。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，預作衰時設想，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，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。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，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。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，望弟記之！

致沅浦弟

（四月二十八日）

余已於廿七日具片銷假。弟信既懇至，雪琴又由湖口特來此間一行，遂不復續假，亦恐人疑我此舉專爲沈中丞也！富公數千人，預備助剿金陵，諭旨令其以江北爲重。富來函，亦謂卽將調回揚防。大約除少荃親來外，別無一枝來弟處幫忙者。事權之一可喜，擔荷之重亦

可懼。究竟中關之接濟已斷否？望示及。弟病在水不能生木，余亦夙有此疾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每日無論如何怕忙，總須略有抽閒之時，或靜坐，或渴睡，或散步，火不動，則水得所養矣！

同前（五月初一日）

日內無他信息，惟聞江西省城人心驚惶，紛紛搬徙。雪琴已帶船晉省，藉助聲威。撫州解圍後，賊攻撲建郡，亦不得逞。諭旨派厚庵督辦江西皖南軍務，大約係左帥奏請；亦因余屢奏責重事煩，分此仔肩也！

致澄侯弟（五月初三日）

金陵之賊援雖絕，而糧實未斷，沅弟焦灼之至，而無如之何！幸身體平安，而色甚好。江西之賊，攻撲撫建兩府，俱得保全。鮑軍自東壩起行，五月必可到江。又奉旨派楊厚庵督辦江西皖南軍務，應可漸有起色。惟湖北之賊，蹂躪過久，副都統舒保陣亡；係一馬隊名將，殊有關係。嚴中丞以道員降補，義渠暫署鄂撫，不知能平此風波否？

致沅浦弟（五月初六日）

來信具悉，弟腹泄小愈。腹泄及不食油葷，均不足介意；惟肝脾二家，全仗老弟以心治

之，非阿兄所能助謀，亦非良醫所能爲功。弟之天君，卽神醫也！江西宜黃崇仁失守，省城吃緊，實出意外。金陵賊情，常丹克復，與未克時有異乎？無異乎？

同前 (五月初十日)

厚庵到皖，暨辭省辦一席。渠之赴江西與否，余不能爲代主持。至於具摺，則亦必須渠親自陳奏，余斷不能代辭。厚帥現擬在此辦摺拜疏後，仍回金陵水營。春霆昌岐聞日內可到。春霆回籍之事，却不能不代爲奏懇也！弟病近日少愈否？肝病余所深知，腹疼則不知何症？屢觀朗山脈案，以扶脾爲主，不求速效，余深以爲然。然心肝兩家之病，究以自養自醫爲主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今日偶過棗書店，見弟所寫對聯，光彩煥發，精力似甚完足。若能認真調養，不過焦灼，必可漸漸復元。

同前 (五月十二日)

日內深以弟病爲慮。接來信，並與澤鴻兩兒信，字有精光，兼有靜氣，詞語亦不迫促，卜病體之必將全愈，爲之大慰！惟金陵持久不下，以吾弟平日之性情，恐肝氣之病，愈積愈深。吾與昌岐久談，少荃於吾兄弟處，實有相親相衛之意。吾意欲奏請少荃親帶開花礮隊，洋槍隊，前來金陵會剿。接弟此次覆信，卽一面出奏，一面函咨少荃，請其迅速西來。如蘇

軍齊到成功，則弟受其勞，而少荃享其名。既可以同膺懋賞，又可以暗培厚福。蓋獨享大名，爲折福之道，則與人分名，卽受福之道矣！如蘇軍雖到，而城賊仍堅持不下如故，則謗可稍分，而責亦稍輕。余昨日已咨少荃，派炸礮至金陵會剿。細思弟之肝病，不宜再鬱兩月，而餉項亦斷難支至三四月，故決計奏請少荃前來。蘇軍近亦僅支五成之餉，並非十分充足，可無貧富相耀之患，想弟能亮我苦衷也！厚庵新授陝甘總督，可謂非常特恩，仍督辦江西皖南軍務，斷不可辭矣！金陵水師防務，余請昌歧與弟會辦；雪琴仍回裕溪等處，當不至疏失。多公仙逝，勞苦可憫！

致澄侯弟（五月十四日）

楊軍門放陝甘總督，仍督辦江西皖南軍務。鮑春霆全軍已至青陽，本月必至瑞州；瑞州臨江兩府，相隔僅九十里，由江西窺兩湖，必由瑞臨經過。楊鮑二人，由瑞臨下手，所以援江西，卽所以保兩湖也！由江西犯湖南，約有三路：北由瑞臨犯平江瀏醴；中由吉安犯茶陵，南由南贛犯郴桂。現在三路俱有布置，吾鄉應可安居。湖北之賊，幾犯漢口，幸爲水所隔，不日必來皖北。金陵之賊，堅抗如故。諭旨問少荃能親赴金陵會剿否？余擬卽日奏請飭派少荃親來會剿。速克則共樂其功，緩克則稍分其謗。沅弟外症雖好，而肝病已深，斷不宜

再久鬱鬱矣！弟比余小十歲，何以白頭遂已一半之多。以後總宜節勞，至囑！至囑！余髮僅白數莖，惟精神日衰，牙齒鬆疼，看來吾兄弟壽年，均難及上三代；惟當加意保養。弟於諸昆中，勞苦獨甚，尤宜靜養耳！

致沅浦弟（五月十五日）

昨日寄信一件，咨文一件，擬請李少荃來金陵會剿。千思萬想，皆爲恐弟肝病日深起見。不請少荃來會剿，則恐城賊相持太久，餉絀太甚，弟以鬱而病深；請少荃來會剿，則二年之勞苦在弟，一旦之聲名在人，又恐弟以激而病深，故展轉躊躇，百思不決。此次將咨與函送弟處自決。弟之聲名，即余之聲名也！弟之性命，即余之性命也！二者比較，究以保重身體爲大。弟自問，身體足以久磨久鍊，則余曰放心矣！

同前（五月十六日）

接弟信，字秀勁而有靜氣，知弟病體大愈。因覆一函，商請少荃來金陵會剿。細想少荃會剿金陵，好處甚多；其不好處，不過分佔美名。後之論者曰：『潤克鄂省，迪克九江，沅克安慶，少荃克蘇州，季高克杭州；金陵一城，沅與荃各克其半而已！』此亦非甚壞之名也！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於人，遷延日

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內傷；兄弟二人，皆將後悔。不如及今決計，不著痕跡，少荃將到之時，余亦必趕到金陵會剿也！

同前（五月十七日）

三日未接弟信，不知弟身體如何？不更加焦灼增疾否？余聞歧言：『弟精神充足，小恙無礙。』而放心；聞曾恆德劉高山言：『弟病勢不輕。』而懸念；見弟信字跡奇潤，而喜慰；見弟信言賊米，日發一斤四兩，而憂灼。春霆過此，其於吾弟感激欽佩，迥異尋常；厚庵於弟亦契合無間言。故余與少荃一咨一信，惟願弟之速送；又惟恐弟之竟送。反覆無定，爲弟所笑，亦必爲弟所亮也！今日命紀澤赴金陵省視老弟；余於六月初間亦必往，兄弟鬯叙。屆時少荃若到，余即在彼，不違回皖；如少荃不到，余即坐輪船速歸。總之弟以保身爲主；無論少荃與余會剿與否，於弟威名微減，而弟之才德品望，毫無損也！

同前（五月十九日）

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，而又不敢直言，其意可敬。弟覆信盼他早來，甚是！甚是！戈登今日來此鬯談，亦甚服弟之營壘堅固，號令嚴肅。吾觀近日認真辦事者，外間尙有公論。如弟元年初進金陵，遠近嘖有煩言；至二年言浮而盡息；三年而衆論翕服，從未聞有謗議入

吾耳者。蓋實見弟辦事極有條理；軍民之最近者，心悅誠服，則遠處之浮言，亦無由而起。若親者如楊如鮑，疏者如竇如戈，則尤極口贊歎。不知弟耳中別聞毀言否？如有所聞，亦望置之度外，照常治事，到底不懈。開花礮若不效，仍恃嚴斷接濟破之耳！

同前 (五月二十三日)

內疾外症，果愈幾分？凡鬱怒最易傷人。余有錯處，弟儘可一一直說。人之忌我者，惟願弟做錯事，惟願弟之不恭；人之忌弟者，惟願兄做錯事，惟願兄之不友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則知世路之艱險，而心愈抑畏，氣反愈平和矣！

同前 (五月二十五日)

接弟信，知地道又被門穿三洞，實堪憤悶！然與其轟開而被賊以火毬堵住，傷亡尤多，又不如被其掘穿，我之士氣，不大挫滅也！弟須多方勸慰諸將，無過憂鬱。凡子弟生徒，平日懶惰，場文荒謬而不售者，則當督責之；至平日勞苦，場文極佳而不售者，則當獎慰之。弟所統諸將，皆勞苦佳文之生徒也！余中廳懸八本堂扁，跋云：『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；事親以得歡心爲本。』弟久勞之軀，當極力求少惱怒。紀澤事叔如事父，當極力求得歡心也！又聞江西之賊，將由青陽蕪湖回救金陵。厚庵調湘後三營，撤金柱關之防，余極不放心；渠言



當而商吾弟，果商及否？望弟加意慎重。陸防江西湖州之援賊，水防江面之接濟；只要此二事辦得認真，金陵終有蕝事之日。無以地道無成，蘇軍將至，稍沙大意也！

同前（六月初一日）

苦攻無益，又以皖北空虛之故，心急如焚。我弟憂勞如此，何可再因上游之事，添出一番焦灼！上游之事，千妥！萬妥！兩岸之事，皆易收拾。弟積勞太久，用心太苦，不可再慮及他事。弟以「博文約禮」獎澤兒，語太重大；然此兒純是弟獎借而日進。記咸豐七年冬，胡帥寄余信，極贊三庵一琴之賢。時溫弟在坐告余曰：「沅弟實勝迪希厚雪，余比尙不深信。近見弟之圍攻百十數里，而毫無罅隙；欠餉數百萬，而毫無怨言，乃信溫弟之譽有所試。然則弟之譽澤兒者，或亦有所試乎？余於家庭，有一欣慰之端。聞妯娌及子姪，和睦異常，有姜被同眠之風，愛敬兼至。此足卜家道之興；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，布置妥善，乃克臻此。余俟江西案辦妥，乃赴金陵。弟千萬莫過憂灼，至禱！至囑！」

同前（六月初四日）

連接兩緘，知又攻破地保偽城。吾弟焦灼情懷，或爲少紓。賊周城而呼「援賊已到安徽」云云，正是情急無聊者之所爲。蘇軍如到溧水，弟速調王可陞渡紫浦口。則城內衆心絕望、

必益大慌，此雖閒着，萬萬不可少也！李文合三營，業已調之替守高淳，何能再調守無爲州？鄂賊徘徊黃州，不似遽下竄者。萬一下竄，吳竹莊三營先到無爲，周厚齋七營亦將繼到。上海北岸之事，弟儘可放心。慎毋輕撤高淳之兵也！

致澄侯弟 (同日)

震四果爾早世，四妹適朱家，萬緣皆空。吾骨肉中今年何多變也？老弟終日奔馳勞苦，深爲係念。沅弟病愈，聞每日騎行百餘里。余命澤兒往看沅病，初二歸來云：「儘可放心。」但體亦弱矣！弟能從此管公事，甚慰！甚慰！余蒙先人餘蔭，忝居高位，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，但有二語：曰，有福不可享盡；有勢不可作盡。」而已！福不否多享，故總以「儉」字爲主！少用僕婢，少花銀錢，自然惜福矣！勢不多使，則少管事，不斷是非，無感者，亦無怕者，自然悠久矣！

致沅浦弟 (六月初九日)

王紹義陳萬勝陣亡，實深憫惜！地道一二處既穿，則他處亦斷難奏效，不必時時焦聞急也！王可陞既不必調至浦口，則當至無爲州聽調。上遊英霍宿太，雖日日告急，然亦聞慣而不驚也！余赴金陵之期，從弟之意，暫緩起行，以少荃將到之日爲定。弟以倔强之性，值久

勞抑鬱之後，一見親人，涕泣一場，大鬧一場，皆意中所有之事。然爲涕爲鬧，皆可以發摠積鬱，皆可以暗調肝疾。余到在少荃之前四五日，方爲妥善。望弟屆時先寄一信爲要。寄諭雖催金陵迅速成功，然無甚苛責之辭，不過尋常因物付物之言，弟不可看得太深；較之昔催向和之辭，鬆活多矣！亦并無甚傾摘者。弟少見多怪，難禁風波耳！

同前（六月初十日）

少荃信閱過，其片稿則已鈔寄余處。觀少荃屢次奏咨信函，似始終不欲來攻金陵，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，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；誠能如此存心，則過人遠矣！余從弟意，秋初再赴金陵。老年畏熱異常，阿弟深知而體恤；兄卽依弟之議，實受其福矣！英山宿太，日內警信迭至，余調王可陞守無爲；再急則調陳自明池州之二千人守廬江。惟調守桐舒之銖軍，爲江西官紳所留，擬改調鈞軍上援皖北，亦難遽到也！春霆於六月四日抵南昌，江西人心大定，想不至別有風波耳！

同前（六月十一日）

蘇滬釐餉一事，勸警詳明，深識名論，可慰！可敬！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，輒以嘉言勸阻。卽弟自發忿激之際，亦能有發有收，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，後福當亦不可限量。

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；氣之鬱積於中者厚，故倔强之極，不能不流爲忿激。以後吾兄動氣之時，彼此互相勸誡，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！初十日接奉寄諭，詞旨溫潤；無催迫之意。茲抄閱，將來咨文不另鈔也！

致澄侯弟（六月十四日）

科四之文，一種清氣浮溢紙上；科六之字，秀潤絕倫。兩姪今年長進如此，大可喜慰！  
沅弟病已大愈，日來騎馬周歷各營，辛勤不輟，意氣亦極平和。余偶有忿怒之事，沅反作書來勸。無論金陵之克復遲速，但求沅弟病痊而氣平，則萬事皆順矣！

致沅浦弟（六月十六日）

接弟信，知連日辛苦異常，猛攻數日，並未收隊，深爲繫念。弟向來督攻，好往來於礮子如雨之中，此次想無二致也！少荃前奏至湖州一看，仍回蘇州。此次啓行，不知徑來金陵乎？抑先至湖州乎？古來豪傑，吾家祖父教人，以「懦弱無剛」四字爲大恥。故男兒自立，必須有倔强之氣。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，最易暗銷銳氣；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，此是過人之處，更宜從此加功。余啓行之期，仍候弟一確信也！

同前（六月十九日）

接弟咨文，克復金陵。弟功在社稷，豈僅一家之光哉？雖有志者事竟成，然弟苦矣！將士苦矣！未得弟詳信，不知弟平安否？將士傷亡，不甚多否？進城巷戰，不甚久否？洪李二酋，未逃出否？俟得詳函發詳摺後，再赴金陵與弟相會也！

同前（六月二十日）

自十八夜三更，接弟克復金陵之咨。十九日未得弟信，想因進城巷戰，搜誅餘匪，遣散降人，千頭萬緒，皆須弟一手經理。弟之勞苦，想更甚於肉搏環攻之日。十九夜有自秦州來者，據云：『十八日戌刻坐輪舟過金陵，見城內火光二十餘處；但知城已克，而不知如何情形。』兄九系念之至。恐巷戰三日未休也！兄俟接弟詳報後，乃能赴金陵與弟會晤；酌帶賞號，大約不過三萬。不知三日內，別有進款否？

致澄侯弟（七月初四日）

到金陵後，連日周覽城內城外各處，見沅弟布置之詳密，用心之勞苦，將士之用命，皆爲近日所未見。僞忠王訊供未畢，擬卽在此正法，不必解京，用陳玉成石達開之例。余擬在金陵犒宴三日；七月中旬，仍回安慶；中秋後，再來辦善後事也！沅弟精神，業已復元。營中疾疫又作，新營較多，老營尙屬平安。余雖極畏熱，而日內應酬一切，亦不甚以爲苦，弟

可放心！

同前 (七月十四日)

初十日接奉恩旨，余蒙封侯爵，太子太保；沅弟蒙封伯爵，太子少保，均賞雙眼花翎。沅部李臣典子爵，蕭孚四男爵。殊恩異數，萃於一門；祖宗積累陰德，吾輩食此厚報，感激之餘，彌增歉悚！沅弟五六月來，辛苦迥異尋常；近日濕毒，十愈其七。初十，十一，十二等日，戲酒宴客，每日百餘席。沅應酬周到，不以爲苦。諺稱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其信然歟！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，九月再來金陵，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。沅弟擬九十月回籍，各營應撤二萬人，遣資尙無著也！

同前 (七月十四日)

前接排單信，知家中已得金陵克復之信，頃又接七月朔來緘。余以廿日自金陵起行，念三日始行三百里，至蕪湖上之魯港。將近八月，舟中尙燥熱異常。回皖小住一月，九月初仍須赴金陵，換出沅弟請假回籍。頃念日奏片，已將沅弟旋歸之意，略露端倪。沅弟熱毒雖未全愈，而精神甚好，當是壽徵。余亦幸託平安；惟眼蒙甚，不能不改用加光眼鏡。弟畏熱異常，亦是老境；但不知眼光如何，春霆在撫州之許灣，大獲勝仗，破賊四萬有奇。厥後崇仁

東鄉金溪，次第克復，聽王率六萬人投誠。江西指日當可肅清；惟湖北之賊，尙難速了耳！

致沅浦弟（七月二十九日）

數日未寄信與弟，想弟懸系無已。余回省寓，內外平安。弟撤勇之事，余必一一速辦，除催李世忠及辦裏下河捐者外，再札上海官紳，辦滬捐六十萬，並加函託蘇常紳士；必有所獲，弟可放心。昨得雲仙信，已辦六萬，逕解弟營。弟之退志，兄應成全；兄之門面，亦賴弟成全。第一要緊守金陵蕪湖金柱三處。第二要分一枝出剿廣德，以塞衆望；即令朱南桂與劉松山易開俊三人進剿廣德。而弟處分三枝，防甯郡涇旌，或亦一道。望弟早爲酌定。倘兄之門面撐立不住，弟亦無顏久居山中矣！熊登武張詩日劉南雲三人，萬不可放走。陳舫仙稍遲一步，明年再退可也！此外孰留孰散，聽弟裁酌。弟肝氣不能平伏，深爲可慮；究之弟何必鬱鬱？從古有大勳勞者，不過本身一爵耳！吾弟於國事家事，可謂有志必成，有謀必就，何鬱鬱之有？千萬自玉自重！

同前（八月初二日）

弟肝氣尙旺，遇有不稱意之端，必加惱怒，不知近日如何？實深慮系！天下之道，無感不應，無絀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憐且敬，知外間必千里應之，亦必憐弟敬弟，萬口同聲，弟少

耐數月以待之，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！吾所望於弟者，三大端：一，守金陵蕪湖；一皖南北兩枝游兵；一修貢院，趕十一月鄉試。三者皆辦到，則弟爲我掙得十分體面，而弟回家，亦心安夢恬矣！

致澄侯弟（八月初四日）

余在金陵，二十日起行至安慶，內外大小平安。門第太盛，余教兒女輩，惟以「勤儉謙」三字爲主。自安慶以至金陵，沿江六百里，大小城隘，皆沅弟所攻取；余之倖得大名高爵，皆沅弟之所贈送也！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！余欲上不愧先人，下不愧沅弟，惟以力教家中「勤儉」爲主。余於「儉」字，做到六七分；「勤」字則尙無五分工夫。弟與沅弟於「勤」字做到六七分；「儉」字則尙欠工夫。以後各勉其所長，各戒其所短。弟每用一錢，均須三思，至囑！

致沅浦弟（八月初五日）

貢院九月可以畢工，大慰！大慰！但規模不可狹小，工程不可草率。吾輩辦事，動作百年之想。此間所購木料，中秋前可到一批，九月再到一批。弟中懷抑鬱，余所深知；究竟弟所成就者，業已卓然不朽。古人稱立德，立功，立言爲三不朽；立德最難。自周漢以後，罕



見以德傳者。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；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，古今曾有幾人？吾輩所可勉者，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，而不必違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。弟每取立言之萬難攀躋者；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，一概抹殺。是孟子鈞金與羽，食重禮輕之說也！烏乎可哉？不若就現有之功，而加之以讀書養氣，小心大度，以求德日進，言日醇。譬如築室，弟之立功，已有絕大基址，絕好結構；以後但加裝修工夫，何必汲汲皇皇，茫若無主乎？劉朱兩軍，望弟迅速發來，必須安慶六縣無賊，兄乃可速赴金陵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（八月初九日）

保舉單收到，准於十二日出奏，一字皆不更動。其千總藍翎，可奏者現雖未定果奏；然要之不更改耳！湖郡廣德既克，皖南自可不派游兵。劉朱皆來皖北，甚好！惟苦無行糧。江西鹽釐七萬金，在途爲風所阻，焦灼之至！蕭爲則七營，吾意仍以遣撤爲是。秋闈早開，業經批准。裏下河之捐，余只索二十萬；蓋深知彼間捐事有名無實也！弟肝氣未痊，全靠自己以心醫之。弟若不知自愛，懊怒不已，削喪元氣，則真太愚矣！祁幼章方伯雋藻，與余同年，其尸葬金陵城中；聞春浦先生派二僕來尋，望弟善視之。陸涂諸公之尸，余雖有札與上江兩縣，均望弟留心尋覓也！

致澄侯弟（八月十四日）

沉弟濕毒與肝鬱，二者總未痊愈。濕毒因太勞之故，肝疾則沉心太高之故。立此大功，成此大名，而猶懷鬱鬱，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？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？余於本月爲代具請假摺，九月再奏請開缺，十月當可成行。余之精神日疲，亦難當此重任；然目下不能遽引退，且待沉弟退後，再作計議。近日家中內外大小，勤儉二字，做得幾分？門第太盛，非此二字，斷難久支，務望慎之！

致沉浦弟（八月二十日）

今日乃弟四十一大慶，吾未得在金陵舉樽相祝，遂在皖作壽詩，擬寫小屏幅帶至金陵，以將微意。一則以紀澤壽文不甚愜意。一則以近來接各賀信，皆稱吾兄弟，爲古今僅見；若非弟之九年苦戰，吾何能享此大名！故略采衆人所頌者，以爲祝詩也！東坡有壽子由詩三首，吾當過之耳！

致澄侯弟（八月二十四日）

沉弟之肝疾未平，濕毒更熾。克城封爵之後，而鬱抑之氣，并未稍減。余在金陵，住二十餘日，察沉心懷，似稍開豁，病亦日減。近與余相隔二十餘日，情復鬱結，疾亦略增。余

定初一日起程再赴金陵，家眷同去；并具摺爲沅弟告病開缺，回籍調理。沅見歸期已近，或可速痊。然起行總在十月，但能歸家過年，不能趕十一月初三也！吾家子姪，人人須以「勤儉」二字自勉，庶幾長保盛美。觀漢書霍光傳，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；取金日磾張安世二傳，解示後輩可也！

致沅浦弟（八月二十六日）

弟疾日減，周旋衆客，精神照應得到，至以爲慰！曾恆德等今日自京歸，溫恆兩弟，又奉恩命，茲將諭旨鈔寄弟閱。朝廷待忠勳之家，有加無已。但願吾家丁口日繁，子弟讀書勤儉，稍有成立，則弟之功，所以垂裕後昆者遠矣！

致澄侯弟（九月十四日）

余於初一日，自安慶起行，初七日到金陵，初十日入署，內外平安之至。沅弟濕毒未愈，而精神尚極完足，肝疾雖深，而亦尚能自持，不至遽損真元。惟夜睡多不成寐，不知何日始得全愈？初十日奉到諭旨，准其開缺回籍調理，恩賞人參六兩。大約九月底。十月初，可以起行；十一月初三日，或可到家，趕上祭期也！

弟爲送考，兩次晉省，實覺過於勤勞；兄聞之，深抱不安。且弟於家庭骨肉之間，勞心勞力，已歷三十餘年；今年力漸老，亦宜自知愛惜保養，不特爲家庭之際，不可過勞也！吾入金陵署中已半月，大小平安；隔日至沅弟處看病，勸沅不必吃藥敷藥。此等皮膚之疾，終可不治自愈。惟夜不成寐，却是緊要之症，須用養心和平之法醫之。褚一帆事，不能諍請。鹽局之事，全依次帥與黃郭之言，斷不掣肘。

同前 (十月初五日)

初一日沅弟起程旋湘，吾送百里，至采石磯；初四早，兄弟分手。吾於本日即還金陵，令紀澤送至蕪湖以上。初五日已刻，紀鴻與叶亨甥到金陵署內，不知何以與沅船相左，不得一謁見也？余身體平安，惟諸事叢集。撤勇極多，欠餉難清，尙費周章耳！

致澄沅弟 (十一月十四日)

接澄弟十月初九日一函，沅弟在漢口發信，具悉一切。沅弟病勢，十愈六七，欣慰無已，余近日心緒多不適：一則前有楚北之行，深慮各營欠餉無着；一則自上游來者，皆言沅弟病體增重；一則科場雨雪交加，嚴寒侵人，而蕭梁等約期之餉，尙無著落。茲余既免湖北之行，而沅弟之病大愈，寸心帖然無憂，至幸！至幸！鄉試雖風雪苦寒，而頭二場清吉平

安。少荃感寒頗重，二三場未能點名；若迅速就痊，則科場完美矣！甲五姪又生一女，望從此三女之後，繼以三男。科四完姻後，吾三家桐孫秀發，瓜瓞綿綿，斯爲至祝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四日)

科九鼎三兩姪，字姿俱好；鼎三善讀書，大慰！大慰！溫弟蘊奇未發，將來其食報於此子乎？余於十七日，仍接督篆。少荃中丞之病，已十愈其六；余今日進閣看視，尙有餘熱未淨。澄弟謂城中駐紮萬人太多，所論極是。然昨日科場，十子萬餘在城，與兵勇並無半點口舌。沅弟與余約定，苟有銀錢，卽隨時裁撤。今冬縱不能撤，明春必遣撤也！鹽務日有起色。目下淮南之鹽，以泰州河澗，不能出江爲苦；淮北之鹽，以洪澤湖凍，不能運淮爲苦，新春當大旺矣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六日)

獵月初六日，接沅弟信，知已平安到家，慰幸無已！少荃於初六日起行，已抵蘇州。余於十四日入闈寫榜，是夜二更發榜。正榜二百七十三，副榜四十八。闈墨極好，爲三十年來所未有。韞齋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，士子歡欣傳誦。韞師定於二十六日起程。平景孫編修奏請便道回浙；此間公私送程儀，約各三千有奇。各營挑浚秦淮河，已浚十分之六，約年內

可以竣事。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，敬悉！敬悉！惟目下精神，實不如從前耳！

鳴原堂論文鈔，東坡萬言書，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，宜寫信來問。弟每次問幾條，余每次批幾條。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，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。弟以不能文爲此生缺憾，宜趁此家居時，苦學二三年，不可拋荒片刻也！

致沅浦弟

（同治四年乙丑正月四月）

前奉飭南雲赴豫之旨，殊難籌畫；少荃亦以劉銘傳赴豫爲難。此次旨諭，概免中州之行，以後諸事皆易措置。惟春霆須速赴新疆；劉銘傳赴閩，歸左帥調度，尙非二將所願耳！弟病近日大愈否？瘡癬皆皮膚之疾，決無損於元氣，切不可輕用克伐之劑。謂之無罪攻伐。吾觀弟在途所寄篋軒之對，眉生之屏，皆圓滿秀勁，其福澤必方興未艾。韞齋先生謂京中言及弟者，賢愚皆俯首無異辭。弟若無端而鬱惱，是與無罪而攻伐，同一失也！余近事極順，弟可放心。願兄弟誦棠棣小宛二詩以自保耳！

同前

（正月二十四日）

弟信言寄文，每月以六篇爲率。余擬每月三次，每次未滿千字者，則二篇；千字以上者，則止一篇，選文之法，古人選三之二，本朝人選三之一，不知果當弟意否？弟此時講求奏

議、尙不爲遲；不必過於懊悔。天下督撫二十餘人，其奏疏有過弟者，有魯衛者，有不及弟者。弟此時用功，不求太猛，但求有恆。以弟攻金陵堅苦之力，用之他事，又何事不可爲乎？

致沅澄弟（正月三十日）

陳舫仙放陝西臬司，茲將飭知排越遞長沙轉送，請沅弟專送陳家。并囑舫仙迅速屏當，由家赴鄂；由鄂坐輪船來金陵，拜發謝恩摺，摺內照例聲明，迎摺北上，進京請訓。如諭旨令即赴新任，無庸來京，則舫仙仍坐輪船回鄂，由襄陽赴陝履任。如諭旨著令來京，則或即從金陵北上，或回鄂，由樊城北上，均無不可。請沅弟與舫仙商定一切，先行排遞兩復。或仿照江達川元年之例，謝恩摺件，請意誠代辦，附軍中丞奏事之便具奏。俟奉到批旨，如令進京，則坐輪船由金陵北上，亦屬妥協。二者似後一策，更爲易行，以達川有樣子可循也！

同前（正月初五日）

少荃派郭松林等，帶八千人，由輪船赴閩助剿；二月杪，可以成行。侍康二逆在閩，其饑尙張，將來必爲江西楚粵之禍。吾鄉近日風氣人情，兩弟細察之，不至更遭浩劫否？若沅弟倉卒用兵，足以捍桑梓之難否？次山中丞被查之事，不至去位否？環顧各省疆吏，殊乏滿意之選，不審天意竟復何如？金陵已撤八營，截至正月末止，將來擬再撤八營，留四千人

城，朱雲巖，定於五月遣撤；餘亦次第撤散。余身體無恙，惟心血日虧，目光不耐久視。

同前（三月初四日）

初二日，接奉寄諭，飭沅弟迅速進京陛見；茲用排單，恭錄諭旨咨至弟處。上年十二月，韞齋先生方言京師士大夫，於沅弟毫無間言，余即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；特不料如是之速。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，言「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，尙未痊癒，趕緊調理。一俟稍痊，即行進京，一面函商弟國荃，令將病狀詳細陳明」云云。沅弟奉旨後，望作一摺，寄至金陵，附余發摺之便覆奏。余意不寐屢醒之症，總由元二兩年，用心太過，肝經亦暗暗受傷。必須在家靜養一年，或可奏效；明春再行出山，方爲妥善。若此後再有諭旨來催，亦須稍能成寐，乃可應詔急出。不審兩弟之意，以爲何如？筱荃來撫吾湘，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。惟次山以微罪去官，令人悵悵！沅弟前兩有長沙之行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，難爲情也！

同前（三月初七日）

金陵昭忠祠，紀將士勞苦之碑，沅不肯稍編節略，其名似謙，其實爛耳！弟以不能文爲深恥，無以怔忡體弱，過於自恕自逸。如元年八九月雨花臺之役，弟晝夜不成眠，至五十餘日之久；三年四五月，弟憂勞更甚，爲日更久。豈當時體氣忽健，異於生平哉？因衆人藐



視沅浦，非能克金陵之人，發憤欲一雪其恥，而伸其志，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！目下用力於奏議文章，亦當稍存昔年拚命之意。不過一二年間，諭旨必屢催出山。一經履任治事，諸務冗雜，欲再專力於文章，則不能矣！

致沅浦弟 (三月十八日)

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諭，首行軍機大臣之上，少議政王三字，殊堪大詫！以前無不有此三字者，雖恭王病假之時，亦尚有之；三月初六日寄諭，亦尚有之。若非生死大變，則必斥逐，不與聞樞密大政矣！此事關係絕大，不勝悚懼！頃又聞河南之賊，竄至山東單縣汝上，僧亦追至汝上。汝上去山東省城，僅二百餘里；去直隸境，亦二百餘里，深爲可慮！有識之士，與相愛之友，多勸弟暫緩出山；余意亦欲弟久養病軀，閉戶三年，再行出膺艱鉅。若各路不靖，則恐又有徵召之旨。弟身體未痊，總宜再三斟酌。如有覆奏之疏，專人至鄂，搭洋船至金陵，由余代遞最爲妥叶，免致兄弟辭意兩歧也！

致澄沅弟 (四月十五日)

山東回竄之捻，尙在江南徐宿一帶，調淮勇二千餘人駐揚州，三千餘人駐清江；并昌歧水師百餘船，均到防矣！劉銘傳等萬餘人，自六安赴徐州，尙未到防，大致足禦寇氛。惟靈

軍八千人，在湖北金口登岸，不聽號令，各持軍器洋槍，成隊南行，不知果叛逆乎？抑僅潰散已乎？此事關係極大，殊深焦灼！此軍若潰，則厚庵一軍，亦屬可慮，厚庵奏分六省釐金，萬做不到，徒託空言；其奏改西征局，不能不妥爲調停。

同前（四月二十四日）

接兩弟信，并渠姪夫姪安稟，欣悉新婦有和順戴福之象。從此和室宜男，家慶綿長，企慰無似！紀鴻兒，於四月廿一日完婚，外間卽無一客，衙門辦喜事，似較家鄉稍簡易也！沅弟寄到摺稿，當略爲修飾，日內拜發。陳舫仙朱心檻到此，陳謝恩摺，亦於日內附報發去。魏柳南自京師歸，亦恰至此。凡從弟當差者，無不恩明誼美；將來出任，當能束躬自愛。弟病以怔忡不寐，爲最要之症，外毒，及善忘，多感傷，皆不甚要緊。開卷心疼，總由於心肝血虧之故。治之道，非藥力所能遵效，自以不看書，不用心爲良方。余因聞霆營之變，近日毫無懼。又接兩弟信，梁葆躋在衡，既不相宜，余卽批令歸湖南，酌委署事，不復與聞鹽務矣！

同前（五月初五日）

日內未接弟信，想家中各宅平安。余於初二日接奉廷寄，飭余出省督師剿賊，尙未開江

督之缺，不過駐江南境內。初三日接奉廷寄，則僧邸在鄆城陣亡，飭余赴山東督剿，以李少荃署江督，劉松巖護蘇撫。現少荃於月半後來甯，余於月底起行。金陵之八千人，現札令願隨征者，自告奮勇；願撤散者，遣發回籍。各營自行具稟，或北征，或西歸，擬令同日起行。但留一營，護衛衙署，暫不搬動。家眷應否回湘，秋涼再作計校。淮勇現有劉銘傳等萬餘人在徐州；張樹聲三千五百在清江。余擬帶此萬四千人赴東。此外又調壽春鎮易開俊三千人，以金陵之告奮勇者，無論多少，皆與易同打一路，此外令中甫至山東就地新募馬勇數百，合計二萬餘人，當足以禦寇氛。沅弟覆奏之摺，業已拜發，茲將原稿寄回。

同前 (五月十五日)

余自初三日，奉到北征山東之命，厥後屢奉寄諭嚴催。金陵十六營勇丁，人人思歸，直至初八日始議定。張詩日帶仁字一營隨征，又新招峻字一營；羅茂堂招晉字豫字兩營；朱星鑑招星字左右兩營，合成三千人。初九日，飛檄劉松山來金陵；頃已來此商定，渠帶三千人隨征。又易開俊專弁稟告奮勇，亦經批准；渠所部亦三千人。通共帶湘勇九千人，淮勇二萬二千人。除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外，又添派潘鼎新五千人，由輪舟赴天津也！步兵已厚，只須添練馬隊。若賊不渡黃，剿辦尙不甚難；一渡黃，則手脚忙亂，萬目懸望，萬口譏議，余

實應接不暇，難乎其免於大戾矣！寄論中，兩次催沅弟出山任事；昨奉批旨，亦催弟進京。沅弟曾爲封疆大吏，又係立功受爵之臣，禮數稍優，自不必輕於一出；况病勢尙重，萬難遽膺艱鉅。筱荃中丞，錄旨宣示，到家時，不知弟曾呈請筱荃，代爲覆奏否？余待少荃來甯接篆，十五營開船西歸後，定於廿五日起程。此後相去愈遠，不能再用專差送信；但每月三次家信，由驛遞至少荃轉交而已！

同前 (五月廿五日)

紀瑞姪，得取縣案首，喜慰無已！吾不望代代得富貴，但願代代有秀才；秀才者，讀書之種子也！世家之招牌也！禮義之旗幟也！諄囑瑞姪，從此奮勉加功，爲人與爲學并進；切戒「驕奢」二字，則家中風氣日厚，而諸子姪爭相琢磨矣！吾自奉督辦山東軍務之命，初九十三日兩摺，皆已寄弟閱看，茲將兩次批諭鈔閱。吾於廿五日起程發舟，在河下停泊三日。待遣回之十五營，一概開行；帶去之六營，一概拔隊。然後解維長行。茂堂不願久在北路；擬至徐州度暑後，九月間，准茂堂還湘。勇丁有不願留徐者，亦聽隨茂堂歸。總使吉中全軍，人人榮歸，可去可來，無半句閒話，惹人談論，沅弟千萬放心。余舌尖塞澀，不能多說話，諸事不甚耐煩；飲食如常耳！沅弟濕毒未減，懸系之至！藥物斷難奏效，總以能養能睡

爲妙。

同前 (閏五月二十四日洪澤湖東口)

羅茂堂與張朱等六營，劉松山六營，先後赴臨淮。臨淮距清江四百二十里，距金陵四百六十里，距安慶六百六十里，以後仍可專人由安慶送信到家。雒河集營盤，被髮捻圍困，英方伯冲出後，諸將堅守，尙無恙；然亦岌岌難久保矣！易開俊紫西洋集，距雒河五十里；以目疾出營，輕赴徐州，不能不予以嚴參。徵休青陽三軍鬧餉，情同叛逆，不知近日安戢否？實深憂系！沅弟屢念金陵各軍，悉宜早撤，良有卓見。今金陵之營，僅存劉朱朱三軍，尙在瑞臨，每月由江西鹽局發給滿餉，不知有他變否？望就近體察，商之少荃中丞辦理。兄身體平安，惟不能耐勞苦。捻賊已成流寇，斷難收拾；余亦做一日算一日而已！

同前 (六月初五日)

沅弟病雖愈，而尙黃瘦，實深懸系。建非常之功勳，而疑謗交集，雖賢哲處此，亦不免於抑鬱牢騷；然蓋世之事業，既已成就稿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，悠悠疑忌之來，只堪付之一笑。但祝積年之勞傷濕毒，日漸減輕，則正氣日旺，固可排遣一切耳！魴仙知沅頗深，感恩尤切。每言：『沅公精神極好，後來勳業方長；區區小病，不足爲慮。』余聞之常爲一慰！

李季荃與舫仙親如骨肉，言其功勞極大，牢騷甚深；而病頗可慮。余觀季荃雖瘦削異常，而精神尚足，當無他虞。兄抵臨淮；羅張朱六營，於初二日到；劉松山亦到。雒河集之圍，危急如故。劉銘傳一軍，日間可到，不知能解圍否？若果解圍，則西竄河南湖北，恐不出沅弟所料。若各路重兵齊到，而卒不能解圍，則中原糜爛矣！余身體尚好；惟朱唐金三軍闖餉，處置寬嚴，皆有不宣，寸心憂灼！蒙亳宿穎一帶，人心甚壞，親近搶匪，仇視官兵，亦久亂之氣象也！

同前 (六月十五日臨淮)

日來淮水漲發，羅張六營，劉松山六營，及陳自明之四營，皆在水可淹入之處，營之周圍築隄禦水。若不幸而隄穿，則壘中有入水二三尺者，有入水四五尺者。不得已，今日用船渡至南岸，大約五六日，乃可渡畢。然使再漲水一丈，則百里內幾無一可註之處，又無草柴可覓。然後知臨淮之苦，爲他處所未有也！雒河集已於初三日解圍，賊蹤西竄，尚無確信。大約河南之南汝光，湖北之德黃襄，皆當其衝。此賊已成流寇，行徑殊難收拾。吾所用淮勇諸將目，以劉銘傳爲首選；然其心志是否翕服，尚未深知。又有一驍將陳國瑞，桀驁難馴，昨發去一批，鈔寄弟閱。

同前 (六月二十四日)

接兩弟閏五月信，知沅弟又復大病，久勞久病之軀，又多服攻伐之劑，殊爲懸慮，次日接奉六月十八日寄諭，沅弟已拜山西巡撫之令。旣感天恩高命，不爲浮言所搖，予以最稱宗善富庶之區，又虞沅體尙未復元，恐不宜遽出，任此勞勩。計湘鄉奉到諭旨。不過七月。沅病若已大愈，應詔赴晉，則七月初旬，當具摺謝恩，自請進京陛見，再履新任；若尙未全愈，稍爲調養，再行北上。計拜摺之期，不及待兄此次之信耳！山西號稱富國；然年來京餉，全以該省爲大宗。餉金尙未辦動，入款較道光年間不見增多，出款則較昔浩大。去京極近，銀錢絲毫，皆戶部所深知。沅弟有手筆太廓之名，旣爲安靜省分督撫，則正難各欸，不能不謹慎節儉，絲絲入扣。外間擬弟再出，當係軍務棘手之處。此時山西雖無寇警，而聖意慮捻匪入晉，逼近畿輔。弟到任，似宜多帶得力將官，勇丁則就近在晉招募。南人不慣麵食，晉中尤無稻米可買；不似直東，尙可由大海及運河設法也！弟進京可由安慶登陸至徐州，與兄相會，豈論一切。聞欽差至山西，實係至陝查辦霞仙之事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，宦海真可畏耳！

同前 (七月二十五日)

接弟信，沅弟定辭山西巡撫之任。以弟之榮利泊如，塵視軒冕，可喜！可敬！觀弟之病勢未減，又可慮也！究竟弟病狀，比在金陵時痊愈幾分？不能構思，則兄於八年春數月不眠，奄奄欲盡；厥後六月再出，憤發自勵，不過半年，精神大振。弟目下之病，似尚不如余八年之甚；惟小便太多，殊爲可慮。宗氣動搖，是何症象？下次詳以告我。此次縱或思准開缺，而數月之內，恐不免再有徵召。兄因相隔太遠，奏疏中只能做活筆，不敢太說呆了！余在外太久，精力日憊，已與少荃訂約，決不回江督之任。捻事亦茫無頭緒；惟因所部各軍，尚有少半未撤，不能遽爾引退。惟望弟振刷精神，再出則吾擔輕矣！

同前（八月初六日）

八月初四日抵徐州府，接沅弟七月兩緘，并摺稿二件。前頗以弟病甚深爲慮，得此二緘，益爲放心。年僅四十二歲，即再養二年，報國之日方長。此次固辭恩命，能認真調養年餘，於保身之道，出處之節，均屬斟酌妥善。特恐朝命敦促，不容久住林下耳！二摺措辭，均極得體。養病之期，總以養到自己能用心作奏時，再行出山。接劬仙及各處信件，似前此謠詠之辭，業已渙然冰釋，弟可安心靜攝。劉朱撤營之早遲，金唐各營之變否，余當細心料理，弟可概置不問。余決計不回江督之任，擬於九月間將全眷送回家鄉。郭宅姻事，擬於十二月



初二日在湘陰成禮。頃有與澤兒一信，鈔寄弟閱。

同前 (八月二十五日)

朱金權來徐，言我五家昆弟之和協，後輩子姪之賢良，聞之令人心怡神旺。兄自出金陵後，公事較簡，氣體較健。惟捻匪勁騎萬餘，飄忽難制。如任柱牛洪等股，十三十五等日，在周家口附近，爲劉銘傳一軍所敗；不過五日，卽已竄至山東之曹單等縣，每日行百四五十里。余所接僧邸馬隊，皆人疲馬乏；屢挫之後，心驚膽寒，何能破此悍賊？殊爲焦灼，接紀澤信，家眷不願仍住黃金堂，擬卽在長沙小住。余以長沙繁華，不如暫留金陵數月，令紀澤先回湘鄉，稟商兩弟，覓一安屋，修葺就緒，再縑告金陵全眷回籍，庶幾有條不紊，請兩弟先爲籌度一處，以不須新造者爲妙。紀澤今冬先歸，全眷須明年也。沅弟請開缺一疏。此間尙未奉到諭旨。霞仙得降調處分，其辨誣一疏，不愧名作；不料竟以獲咎，可慨耳！

同前 (九月十六日)

閔邸鈔，弟仍未開晉撫之缺，賞假六個月，在籍調理，明年二三月間體氣復元，或可赴山西。如精神尙難任事，屆時再行疏陳；目下則須具摺謝恩，不開缺而在籍養病，亦曠典也！賊竄山東後，蹂躪於曹州各屬。徐州派去之兵六千人，日內當可接仗。頃奉寄諭，欲以

李少荃視師河洛，而吳仲仙署理兩江，垂詢當否，復奏頗難措辭。李不在兩江，則余之餉無著矣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五日)

十日內未接兩弟信。徐州去湘太遠，營勇送信者，均難如期往返。風聞沅弟近已留鬚，多而且美；不特不似病人，并加豐腴，果否？賊在徐郡百里內外沛縣等處。徐州僅有青中八營，係今夏新招者；忠樸四營，係豫勝營舊部，只堪堅守，不能出戰。調山東之兵回援，三日內必可趕到江南。另調八千人來徐，五日內亦可續到。兵到則賊又他竄，恐未必能一痛剿也！少荃入洛一案，已於十九日復奏。金唐開餉一案，已在徽正法廿餘人，并解營官數人來徐，當可了結，不致決裂。惟與朱雲巖三軍，同時遣散，須欠餉七八十萬，恐難應手耳！接雲仙信，婚事改期明年。紀澤今冬尙可不回，明歲再送全眷回鄉。移屋之事，即求兩弟代爲料理。紀澤雖先歸，渠亦不善經理，須全稟叔父命也！

同前 (十月初五日)

復奏少荃不宜入洛，李丁不宜遽躋封疆一疏，奉旨留中，并無寄諭，頗不可解。東撫閣丹，初與此間水乳交融，豫撫吳少村多所牴牾。吾以位望大隆，從不肯參劾鄰封疆吏，故河

南公事，不甚順手。若少荃長任兩江，餉事不至掣肘，吾將於撤朱唐金軍後，接撤劉朱二軍，騰出六軍之餉，概養淮軍，專辦捻匪，或可有濟。若少荃不在兩江，軍餉斷難應手，吾不能不引疾告退，月內當有明降諭旨也！張文瑞公家訓一本，寄交紀渠姪省覽。渠姪恭敬謙和，德性大進，朱金權亦盛稱之。將來後輩八人，每人各給一本；又給沅弟所刊庭訓格言一本，又以星岡公「書蔬魚豬早掃考寶」八字教之，一門之風氣自盛矣！

同前 (十月十五日)

吾以淮軍分布濟甯徐州歸德周家口等處。此次捻匪東竄，處處被我軍攔頭擊敗，若自投羅網者然。從此或不敢肆意流竄，恐將爲湖北之害耳！沅弟已具摺謝恩否？如身體果未全好，明年二月，再行辭謝，尙不爲遲，目下則不宜疏辭。以朝廷之仁厚，凡任事之臣，當可善始善終，兩弟悉心酌之。鳴原堂論文，已鈔若干篇？此間無底稿可查，請弟鈔一目錄寄來，擬再續批數十篇，以成完編。或取佳文，或取偉人，總期足以感發興趣耳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五日)

衡永寶三府，改食粵引，澄弟所陳，本係便民之舉；然鹽法不便民者極多？如瓜洲係淮鹽出產之區，然對岸之鎮江府，僅隔八里，例食浙引，不准食淮引，不便孰甚焉！蓋處處求

便於民，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，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，而尚無鹽可買，故不能不盡配引地以銷貨，均勻貴賤以裕課也！吾今不爲江督，不復與聞鹽政，遂不言衡永寶之事矣！米捐保獎，俟有保案，卽當附奏。吾經手事件，擬一一清理完竣。朱唐金三軍，現均遣撤將畢。三軍遣竣，卽遣撤劉朱朱三軍。至明年夏，遣王可陞一軍，則大致躡了矣！

同前 (十一月初五日)

近一旬中，軍務並無一事。賊在河南南陽一帶。吳少村中丞，瀝陳河南萬難情形，其語頗侵傷余處。霞仙仍爲陝撫，不失舊物。此近數十年未見之事。朱石翹之技倆，始終不得一逞耳，余定以李幼荃，劉省三兩軍，爲游擊之師；而徐濟歸德臨淮周家口等處，仍舊駐防不動。駐防者，以備欄頭要截；游擊者，以備跟蹤尾追。余亦於新年移住周家口。沅弟若決計出山，則弟漢口坐轎至周家口，旱路不過八天。余上次所商之信，言以臘底之信爲定，兩弟想必能熟商妥策矣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六日)

余經手事件，只有長江水師，應撤者尙未撤，應改爲額兵者尙未改，暨報銷二者未了而已！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，并在安慶設局，辦理報銷諸事清妥。則余兄弟或出或處，或進

成退，綽有餘裕。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，與親屬三黨，今年推循此例。惟徐州距家太遠，勇丁不能攜帶。因寫信與南坡，請其在鹽局兌匯，余將來在揚州歸欸。請兩弟照單封好，用紅紙簽寫菲儀等字，年內分送。千里寄此毫毛，禮文不可不敬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初六日)

本房連添二丁，尙有夢熊者五人，深爲喜慰！星岡公之後，想亦必瓜瓞繁衍。吾近歲純是老人情懷，專盼家中多添幼孩也。鼎三體不甚弱，尤爲欣慰！凡後天以脾爲主；脾以穀氣爲本，以有信爲用。望兩弟常告鼎三，每日多吃飯粥，少吃雜物。無論正餐及點心，守定一個時辰，日日不差。若有小小病症，堅守星岡公之教，不輕服藥，至要！至要！富托本算一等屋場，弟若肯代爲收拾，必是第一等妥當。乃必待紀澤母子到家看定，再行修葺；且先令在大夫第大住，實屬情文周至。手足至親，不復言謝。進退大車傷易，余亦深以爲慮，然少荃不果赴洛，霞仙不果去位，朝廷擇善而從，不肯堅執自用；卽恭邸大波，亦不久卽平，是非究不顛倒。沉弟自以再出爲是，下次再詳論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五日)

近日賊情，張總愚一股，尙在南陽；賴汝光任柱等股，尙在光州固始一帶。聞京師之東

北山海關外奉天等處馬賊猖獗，派文尙書福將軍剿辦，尙未得手。新授徐海道張樹聲爲直隸臬司。聖意蓋欲多調淮勇，北衛畿輔，局勢又當少變矣！沅弟出處大計，余前屢次言及，謂臘月乃有準信。近來熟思審處，勸弟出山，不過十分之三四；勸弟潛藏，竟居十分之六七。部中新例甚多，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，皖南肅清保案，全行議駁。其餘小事，動遭駁詰。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，責備甚奇，措辭甚厲，令人寒心。軍事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，頭緒繁多。西北各省，餉項固絀，轉運尤艱。處山西完善之區，則銀錢分文，皆須入奏，難以放手辦事。若改調凋殘之省，則行「剝民斂怨」之政，猶恐無濟於事。去年三四月間，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，戶部猶將江西釐金撥去，金陵圍師幾將決裂；共事諸公，易致齟齬；稍露聲色，羣譏以爲恃功驕蹇。爲出山之計，實恐愾氣時多，適意時少；若爲潛藏之計，亦有須熟籌者。大凡才大之人，每不甘於岑寂。如孔翠灑屏，好自耀其文彩。林文忠晚年在家，好與大吏議論時政，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，復思出山；近徐松龔中丞，與地方官不合，復行出山。二人皆有過人之才，又爲本籍之官所擠，故不願久居林下。沅弟雖積勞已久，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，恐難久甘枯寂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，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交乳融，難保不靜極思動，潛久思飛。以余飽閱世變，默察時局，則勸沅行者四分，勸沅藏者六分。

以久藏之不易，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，自爲主持；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！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，大率如此。下二次，更當申明之。

同前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

捻匪全入湖北，任賴牛李等股，與成大吉之叛卒勾結，在黃孝羅麻一帶；張總愚亦在襄樊一帶。余調劉銘傳九千人，由周家口馳援黃州，不知趕得及否？聞關東之騎馬賊，甚爲猖獗；劉印渠帶兵至山海關防堵。廣東一股，亦不易了。天下紛紛，沅弟斷不能久安。與其將來事變相迫，倉卒出山，不如此次仰體聖意，假滿卽出。余十五之信，四分勸行，六分勸藏；細思仍是未妥。不如兄弟盡力王事，各懷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之志，終不失爲上策。沅信於毀譽禍福，置之度外，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。此處有定力，到處皆坦途矣！

致澄沅弟（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）

近日未接來信，想各宅平安。新歲外多爲慰！任賴牛李等會，全萃湖北黃孝羅麻等處，余調劉省三全軍九千人援鄂。成武臣之叛卒，聞官相以廿萬金撫之，業經招集七營。官相並未將叛變情形入奏，但言拔營索餉，適爲捻所乘，挫退而已！湖北軍政，多出於閩人僕隸，及委員之嗜利者。奏牘則一味欺蒙，深爲可歎！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，軍事將見日壞，斷無

日有轉機之理。沅弟假滿出山，與各隣省督撫共事，亦必齟齬者多，水乳者少。然吾兄弟受厚恩，享大名，終不能退藏避事。亦惟循前信所言，置禍福毀譽於度外，坦然做去，行法俟命而已！

同前（正月十五日）

沅弟出處大計，余臘月十五日信，六分勸藏，四分勸行。而以久藏之不易，又囑沅內斷於心，自爲主持。至臘月正月兩信，則專勸弟出山；蓋終不免於一出，不如假滿卽出，最爲體面。惟決計出山，則不可再請續假，恐人譏爲自裝身分太重。余此信已爲定論，下次不再商矣！沅弟以余待朱唐等稍失之薄，余心亦覺不甚安帖。然天道不能有缺而無慘，王政不能有恩而無威。近日劾吳少村，及驅逐在徐之王刁兩團，數千人全回山東，亦似稍失之薄；而非此實辦不動也！夾袋中並無新儲之才，惟幼泉及張敬堂較優，不知果有所建樹否？

致沅浦弟（二月初一日）

頃奉正月廿六日諭旨，弟調湖北巡撫，且令卽赴新任。雖明發諭旨中，無「無庸來京」字樣，而寄諭中，似飭弟就近履任，卽辦鄂境之捻。朝廷爲地擇人，亦卽爲人擇地。聖恩優渥，無以復加。而余辦捻事，正苦鄂中血脈不能貫通。今得弟撫鄂，則三江兩湖，均可合爲



一家，聯爲一氣。論公論私均屬大有裨益。余前調張詩日劉松山二鎮，帶十九營赴鄂助剿，定於二月中旬起程。又春霆一軍，諭旨令赴楚豫之交，歸余調度，余正慮相離大遠，呼應不靈。弟在湖北，則就近調遣，節節靈通。弟奉旨後，即於謝恩摺內聲明，一面酌帶營勇赴鄂剿賊。俟鄂難稍平，人心稍定，即行進京陛見；如諭旨不令來京，亦儘可帶兵出境，兄弟相會。赴鄂行期。或可不待六月假滿。如待假滿，亦斷不可展限，君恩過厚，無令外人疑爲裝腔做勢也！

同前 (二月初四日)

接廿六日諭旨。弟調補湖北巡撫，速赴新任。又奉寄諭，俟弟接印，鄭小珊中丞乃行交卸。又接胡蓮舫京信，鄂人亦望弟拯救甚切。其時尙未得弟撫鄂之信，已有雲霓之望。况一聞新命，中外懸盼，自爲更切，弟此次履鄂，似不可稍涉遲迴。至募勇之多，由弟自行斟酌；大約以八九千爲率。另增馬隊千餘，成一大軍，可爲游擊之師。余處本有劉省三李幼泉劉仲良三枝淮勇游擊之師，劉壽卿張田峻合成湘勇一枝游擊之師，合之鮑春霆全軍赴鄂，已五枝游兵矣！弟既接印，公事甚多，似不能親臨行陣。即偶一督戰，亦可暫而不可常；宜另派一可靠之統領。弟駐紮或在黃州，或在德安襄陽，細看再酌。

同前 (三月初五日)

接弟排遞之信，知弟將以三月初間赴鄂履任，至以爲慰！兄到濟甯數日，恰值張總愚大股來濟，不惟不能遽赴周家口，并不敢出視黃河運河。蓋恐州縣將領，但顧接差，反不禦賊。本且有陳奏軍情一摺，鮑軍餉項一摺，另牘咨達。紀澤等送全眷回湘。鄉間若無良師，擬在皖吳擇師，留紀鴻在於弟署讀書。不知紀瑞等隨母來鄂否？余在濟甯小駐。若賊不渡運，張逆一股，又將回豫，余稍徘徊旬日。任賴等股，若不東竄，則余仍赴周家口，再謀兄弟相見之法也！

致澄沅弟 (三月十六日)

前聞捻匪不如髮逆，張總愚一股，又不如任賴等一股。不知張逆狡悍若此，竟無術可以制之。沅弟到任後，仍須以治兵自強爲第一義。小宋到鄂藩任，已作函商之喬鶴齋，請其一而派人接署，一面附片奏明。弟駐襄陽甚好。春霆可駐南陽，其糧臺則設於襄陽。劉仲良則改駐徐州等處。謝恩摺尙穩適。好奏摺手，竟不可得。近年如沈幼丹在江，蔣香泉在浙，皆以聯絡紳士，大得名譽，跪道攀留。而雲仙以疎斥紳士，終不得久於其位。聞渠與左季高甚爲齟齬；罷官後，必更鬱鬱。弟此次赴鄂，須不必效沈蔣之違道干譽；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識

悔紳士，動輒荆棘。大約禮貌宜恭，銀錢宜鬆，背後不宜多著貶詞，縱不見德，亦可以遠怨矣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六日)

沅弟定於十七日接印。此時已履任數日矣！督撫本不易做。近則多事之秋，必須籌兵籌餉。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誘；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。二者皆易壞聲名。而其物議沸騰，被人參劾者，每在於用人之不當。沅弟愛博而面輒，向來用人失之於率，失之於冗。以後宜慎選賢員，以救率字之弊；少用數員，以救冗字之弊。位高而資淺，貌貴溫恭，心貴謙下。天下之事理人才，爲吾輩所不深知，不及料者，多矣！切勿存一自是之見。用人不率冗，存心不自滿，二者本末俱到，必可免於咎戾，不墜令名，至屬！至屬！幸勿以爲泛常之語，而忽視之。陳筱浦不願赴鄂；渠本鹽務好手，於軍事吏事，恐亦非其所長。余處亦無奏摺好手，仍邀子密前來，事理較爲清晰，文筆自見精當。自奏摺外，沅弟又當覓一書啓高手，說事明暢，以通各路之情。紀澤母子等，四月中旬，當可抵鄂。紀鴻留弟署讀書，餘以回湘爲是。

致沅浦弟 (四月二十一日)

來緘與我訂五日一信之約，此次余出營，查閱黃運兩河，并察看泰安形勢，登岱禮神。

未發家信，有愆夙約，將來不知果能踐五日之約否？山東軍情，半月前事，已具摺片之中，捻匪長處，在專避兵，不肯輕戰；偶爾接戰，亦復凶悍異常。好用馬隊，四面包圍，而正兵則馬步夾進。馬隊衝突時，多用大刀長棒；步隊冒煙衝突時，專用長鎗猛刺。我軍若能搪此數者，則槍砲傷人較多，究非捻匪所可及，劈山砲，尤爲捻匪所畏。弟可詳告劉朱彭郭熊陳諸人也！調四將之摺，甚爲條鬯妥叶。謝絕陋習，慎重公事，嚴密以防門內，推誠以待制府，數者皆與余見相合，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！

同前 (五月初三日)

紀澤母子，已到襄陽，紀瑞母子，已自湘起程。兄弟宦游在外，眷屬得以團聚，亦足喜也！弟信亦不必太密，仍以十日一封爲率，或有他事，則加一封；無事亦不可減。不僅說軍務餉務之大政；卽幕友家丁，及親友相從，將弁投効者，亦多說幾句。司道風氣，屬僚賢否，亦可略述一二，以廣見聞。余之日記，詳於小而略於大，弟則互有詳略可也！弟現募步隊萬二千人，馬隊千餘人，與余初次函商相符，以後不必再行添募。恐餉項不繼，所裁官相之勇，僅發數成，所添弟部之勇，必須全餉。一撤一招之際，厚薄懸殊，相形見絀，營頭太多，必生怨望。厚庵之優待楚勇，薄視甘兵，遂有三月三日之變，可爲前車之鑑。

同前 (五月十一日)

紀瑞姪母子已抵鄂。姊爲東，而姒爲賓，客到先而主到後。亂離之世，骨肉相聚，本極難得；老年得之，爲尤難也！弟足疾復發，極爲靡系。濕毒在下，總非本原之病。然一求速效，雜投藥劑，則難於見功。吾閱歷極久，但囑家中老幼，不輕服藥；尤不輕服剋伐之藥，卽是善於養生之道。鄂撫衙署風水之說，弟能毅然不信，可謂卓識定力。如是毒不愈，亦須略爲變通。兄向來不信擇日風水；老年氣怯，遂徇俗見，惟弟亮之！酌之！

致澄侯弟 (六月初五日)

鄉間穀價日賤，禾豆暢茂，尤其是昇平景象，極慰！極慰！賊自三月下旬，退出曹鄆之境。

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，而仍蹂躪於曹宋淮泗風徐諸府。彼剿此竄，倏往忽來，直至五月下旬，張牛各股，始竄至周家口以西；任賴各股，始竄至太和以西。大約夏秋數月，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，河南皖鄂，又必手忙脚亂。余擬於數日內，至宿遷桃源一帶，察看隄牆。卽由水路上臨淮，而至周家口。盛暑而坐小船，是一極苦之事；因陸路多被水淹，雇車又甚不易，不得不改由水程。由老境日逼，勉強支持一年半載，實不能久當大任矣！因思吾兄弟體氣，皆不甚健；後輩子姪，尤多虛弱，須宜於平日議求養生之法，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。養

生之法，約有五事：一曰，眠食有恆，二曰，懲忿；三曰，節慾；四曰，每夜臨睡洗脚；五曰，每日兩飯後，各行三千步。懲忿，卽余篇中所謂「養生以少惱怒」爲本也！眠食有恆，及洗脚二事，星岡公行之四十年，學行懲忿七年矣！飯後三千步，近日試行，自矢永不間斷。弟從前勞苦太久，年近五十，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；并規沅弟與諸子姪行之。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，門庭可謂極盛；然非可常恃之道。記得己亥正月，星岡公訓竹亭公曰：「寬一雖點翰林，我家仍靠作田爲業，不可靠他吃飯。」此語最有道理。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，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輔之以「書，蔬，魚，豬，早，掃，考，寶，」八字。任憑家中如何貴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。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；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衆之維持。我若有福，罷官回家，與弟當竭力維持。老親舊眷，貧賤族黨，不可怠慢；待貧者，亦與富者一般，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，自有深固之基矣！

致沅浦弟 (六月十二日)

足毒居然全好，大慰！大慰！一萬二千之數，恐不足保守鄂省之疆土，自可量力多招。此間軍情，凡大處調度，均已咨達弟署。若各股均渡沙河淮河之南，余當以淮軍扼守沙河賈魯河。此數月內，鄂境雖十分吃緊，而使賊不得回竄東北平曠之區。各軍得悉萃於西南山多

田多之處，剿辦當稍易爲力。恐其半過沙河以南，半留沙河以北，則尤疲於奔命耳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三日)

日內未接弟信，想因余自濟起程，驛夫不知行蹤所在，或輾轉遲誤耳！十五日登舟，阻風三日，今日可至臺莊。溽暑小舟，殆非老年所堪。運河大雨盛漲，民居水皆封簷。數十萬難民，轉瞬皆成流寇。而運河東岸隄牆，雨後塌卸殆盡，秋冬無以制寇，尤深焦灼！防守沙河之策，未必可恃；而業已出奏，不得不試行之。春霆已自黃州起行否，若需帳棚等物，請弟飭局辦給；將來於萬五千內，撥還鄂局。江西兩咨來商，不欲於七萬外，更增雜支。少荃亦畏霆而遠避之。弟既敬霆之爲人，即可一力維持，使之迅速集事。雜款實有盈餘，余已囑劉申孫懌隨時稟請弟作主也！

同前 (七月初三日)

吾湘老哥會，公然有謀反之意，可惡！可畏！若一連懲創幾次，當可戡其凶志。目下猶耽耽思逞也！兄至宿遷，衰年怕熱，登岸小住。聞任賴又竄睢州，將回山東，檄調銘鼎盛三軍追剿，不知何日乃能見賊接仗？軍務毫無起色，加以大水成災，酷熱迥異尋常，心緒實爲惡劣，然亦只好安命耐煩做去。擬日內由楊莊換船，沂淮西上，八月可達周口耳！聞弟近甚

辛苦。前示養生五訣，曾行之否？老年兄弟相勉，惟此而已！

致澄侯弟 (七月初六日)

久未接弟信，惟沅弟信言哥老會一事，竊知近况。吾鄉他無足慮，惟散勇回籍者太多，恐其無聊生事，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！又米糧酒肉，百物昂貴，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。人難於度日，亦殊可慮。吾兄弟處此時世，居此重名，總以錢少產薄爲妙。一則平日免於覬覦，倉卒免於搶掠；二則子弟略見窘狀，不至一味奢侈。紀澤母子，八月即可回湘，一切請弟照料。早掃考寶書蔬魚豬」八字，是吾家歷代規模。吾自嘉慶末年，至道光十九年，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，不改此度，不信醫藥，地仙，和尚，師巫，禱祝等事，亦弟所一一親見者。吾輩守得一分，則家道多保得幾年。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。富托木器不全，請弟爲我買。木器但求堅實，不尙雕鏤；漆水卻須略好，乃可經久。屋宇不尙華美，卻須多種竹柏，多種菜園；即占去田畝，亦自無妨。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，奇熱不復可耐，登岸在廟住九日，今日始開船。行至桃源，計由洪澤湖泝淮至周家口，當在八月初矣！身體平安，惟目光益蒙，怕熱甚益；蓋老人之常態也！

致沅浦弟 (七月十六日)



兄以七夕至清江，初十渡洪澤湖，十六日至臨淮，十五酉刻，在臨淮之下十里，遇大暴風，危險之至，幸免於難。今年大水，自濟甯至臨淮千三百里，民無棲息之所，業已傷心慘目。而又值非常之酷熱，受非常之大驚，殊覺行役勞苦，老境不能堪此。惟聞劉松山張詩日等，在上蔡鄆城一帶，剿張總愚一股，屢獲大勝，差堪一慰。尙未接稟，不知其詳。春霆迭奉嚴旨詰催，弟須囑其迅入豫境，不可再緩。渠製車二千輛之多，不知做法何如，恐未必適於用。聞揔用長矛者，進身極矮。湘淮洋槍均失之高而不中。此次劉張，係以劈山礮取勝；近亦習跪裝洋槍，請弟告之鮑彭熊也！

同前（七月二十四日臨淮）

余在臨淮，本不欲久住，定廿四日成行，已咨明弟處矣！乃病體日深，殊覺支持不住。余力守不藥之戒，竟不能堅持到底，服張敬堂所開桂枝湯，外感之寒已覺稍鬆，而積受之暑濕，未能清理。腹疼作脹，屢思大便，而登廁輒不爽快。現定廿六日起行，不知屆時能勉強登舟否。今年出汗太多，身體遽瘦。自問精力大減，斷不能久當大任。到周口後，與弟謀一會晤，共籌引退之法；但不以鹵莽出之耳！

致澄侯弟（八月初十日）

哥老會之事，余意不必曲爲搜求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，兄未見其原摺，便中鈔寄一閱。提鎮副將，官階已大，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，似不必輕言正法。如王清泉，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，在湖北散營，欠餉尙有數成未發。既打金陵，則欠餉不清，不能全歸咎於湖北，余亦與有過焉！因欠餉不清，則軍裝不能全繳，自是意中之事。即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，如蕭孚泗、朱南桂、唐義訓、熊登武等，若有意搜求其家，亦未必全無軍裝，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首。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，總須以禮貌待之，以誠意感之。如有犯事到官，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。即明知其哥老會，喚至密室，誠切勸諭，令其自悔，而貸其一死。惟柔可以制剛很之氣，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。即以吾一家而論，兄與沅弟帶兵，皆以殺人爲業，以自強爲本。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，以柔弱爲用，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！孝鳳爲人，余亦深知，在外閱曆多年，求完善者實鮮。余外病全去，尙未復元。初九抵周家口，此間或可久住。

致沅浦弟 (八月十二日)

八月以內，連接弟信，詢及幫辦應否疏謝，余意似可不必具疏。近年如李世忠、陳國瑞等降將，皆得幫辦。劉典以臬司，吳棠以道員得之，本屬極不足珍之目，本朝以來，亦無此等

名目，若具摺則不可辭，亦不可有微辭。疏忽則可，不平則不可也！余於弟之銜，不畧弟於公牘亦可，不畧奏疏結銜則不可，不書幫辦字樣酌之。

致澄侯弟（九月初六日）

弟於八月初一，初四得生二孫，而兄亦於初十日，得生一孫，祖宗之澤，家庭之幸。兄年來衰態日增，他無所圖，專盼家中添丁，聞此喜慰無量！若星岡公於四十七歲，得見五孫，二男，三女。今第四十七歲，亦係二男三女，將來弟之福澤，可繼星岡公而起。賀賀！余身體將次復元，惟衰年不惜虛心，不願再肩艱鉅，急切不得脫卸之法，雲仙已歸，霞厚亦先後告病開缺，殊爲可羨。季高有陝甘之行，則較我尤難；渠精力過人，或足了之。家中婦女漸多，外則講究種蔬，內則講究曬小菜，醃菜之類，乃是興家氣象，請弟倡之。

致沅浦弟（九月十二日）

接弟信，具悉一切。弟謂命運作主，余素所深信。謂自強者每勝一籌，則余不甚深信。凡國之強，必須多得賢臣，凡家之強，必須多出賢子弟。此亦關乎天命，不盡由於人謀。至一身之強，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。孟子之集義而慊，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！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，略爲可久可常。此外門智門力之強，則有因強而大興，亦有因強而大

敗。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，其智力皆橫絕一世，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。近世如陸河蕭陳，皆予知自雄，而俱不保其終。故吾輩在自修處，求強則可；在勝人處，求強則不可。若專在勝人處求強，其能強到底與否，尙未可知。即使終身強橫安穩；亦君子所不屑道也！賊匪此次東竄，東軍小勝二次，大勝一次；劉潘大勝一次。小勝數次，似已大受懲創，不似上半年之猖獗。但求不竄陝洛，即竄鄂境，或可收夾擊之效。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，十月請開各缺，仍留軍營。刻一木戳，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！

致澄侯弟（十月初六日）

弟之兩孫元五元六，派名廣文廣敷；余孫元七，擬取派名廣鈞，概無偏旁。合爲一律。惟廣字下一字，用十一眞，十二文之韻，聲調聲爲清亮。科三姪以直隸州知州用，係克復金陵後，第二次恩旨。季洪弟贈內閣學士，亦係確有其事；即日當查出付回，儘可不花部費。蔡貞齋投營，無好差使可派。若其果來，不過如鄒至堂沈蕩亭之數。贈銀百金，付案保獎。在我已屬竭力周旋，而在渠仍無大益。或渠不來，余便寄百金，遙周故舊。不知可否？弟一酌之。服藥之事，余閱歷極久，不特標病服表劑，最易錯誤，利害參半；即本病服參茸等味，亦鮮實效。如胡文忠公，李勇毅公，以參茸燕菜，作家常酒飯，亦終無所補救。余現在調養

之法 飯必精鑿，蔬菜以肉湯煮之；鷄鴨魚羊豕，炖得極爛；又多辦醬菜，鹹菜之屬。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，莫過於此。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，事親之道，皆不出乎此。豈古之聖賢皆愚，必如後世之好服葷參燕菜魚翅海參，而後爲智耶？星岡公之家法，後世當守者極多。而其不信巫醫地仙，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。兄近日身體平安。軍事總無起色，西股已過洛陽，東股尙在山東，無術制之，實深焦灼！

致沅浦弟 (十月二十三日)

余初聞弟摺已發，焦灼彌月，直至十月朔日，得見密稿，始行放心。所言皆係正人應說之事，無論輸贏，皆有足以自立之道。此後惟安坐聽之而已！余腰疼旬餘，今將全愈。開缺辭爵之件，本擬三請四請，不允不休。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，愈無所庸其徘徊。大約一連數疏，辭婉而意堅；得請乃已，獲禍亦所不顧。春霆奉旨入秦；霞仙亦催之甚速。然米糧子藥，運送萬難；且恐士卒滋事潰變，已批令毋庸赴秦。又函令不必奏事，術者言，明年運塞，端已見矣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六日)

日內未接弟信，想在熊營駐紮，一切平安，余十三日，請開各缺疏片，奉批旨調理一

月，進京陛見一次。余定於正月初間起行。此間幕客，有言不必進京，宜請一省幕假回籍。余意與筠仙義渠情事，迥不相同。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，招之未嘗不來，麾之未嘗不去。余之所處，亦不能不如此。准開各缺，而以散員留營，余之本願也！或較此略好，較此略壞，均無不可。但秦晉齊豫直隸蘇皖，責成一身，即不能勝此重任，此外聽命而已！

致澄侯弟（十一月初二日）

古文四象目錄，鈔付查收。所謂四象者，識度即太陰之屬，氣勢即太陽之屬，情韻少陰之屬，趣味少陽之屬。其中所選之文，頗失之過於高古。弟苦依此四門，而另選稍低者，平日所嗜者，鈔讀之，必有進益；但趣味一門，除我所鈔者外，難再多選耳！

致沅浦弟（十一月初七日）

得初一日寄諭，令回江督本任。余奏明病體，不能用心閱文，不能見客多說，既不堪爲星使，又豈可爲江督？即日當具疏恭辭。余回任之說，係少荃疏中微露其意，余仍請以散員留營，或先開星使江督二缺，而暫留協辦治軍亦可。乞歸林泉，亦非易易。弟住家年餘，值次山少荃皆係至好，故得優游如意。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閡，則步步皆成荆棘。往京養病，尤易招怨叢謗。余反覆籌思，仍以散員留營，爲中下之策；此外皆下下也！弟開罪於軍機，凡

有廷寄，皆不寫寄弟處；旨由官相轉咨，亦殊可詫。若聖意於弟，則未見有薄處。弟惟誠心竭力做去。吾常言：『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。』若甫在饗用之際，而遽萌前卻之見，是貳也！卽與他人交際，亦須略省己之不是。弟向來不肯認錯，望力改之。

同前 (十一月十二日)

任賴南竄，據報已至信南羅山，未知果否入鄂？兄標病腰痛等症，漸已痊愈；惟不能多話，舌端澀澀之症未好，恐遂成痼疾矣！春霆不能入秦，余以函咨勸之強之。果使霆軍援秦，湘軍防晉，則西路西張股，亦不起爲大患；任賴一股，得諸淮軍與鄂軍夾擊，或易得手。余擬於十五後具疏覆陳，不能回任，請令少荃署江督，兼握欽篆；余以散員留營，仿咸豐八九年之例，刻一木質關防，照舊辦事。數月之後，或另放江督，或另簡星使，再懇朝廷定奪。目下但求降旨，言，曾病不克回任，李仍兼署而已！一余視江督缺，實難稱職，前數年幸未潑湯，此際何必再作馮婦。留軍而不握大符，或者責望稍輕，疑謗稍減，是好下場也！二竹存省，弟惟悉心治軍，一切置若罔聞爲妥。

致澄侯弟 (十二月初六日)

余於十月念五日接入觀之旨，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。厥後又有三次信，止其勿來，不知

均接到否？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，十七日已具疏恭辭；念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，初三又具疏懇辭。如再不獲命，尙當再四疏辭；但受恩深重，不敢遽求回籍，留營調理而已！余從此不復作官。同鄉京官，今冬炭敬，猶須照常餽送。昨令李翥漢回湘，送羅家二百金，李家二百金，劉家百金。昔年曾共患難者也？前致弟處千金，爲數極少。自有兩江總督以來，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。然處茲亂世，錢愈多則患愈大。兄家與弟家，總不宜多存現銀，現錢，每年足敷一年之用，便是天下之大富，人間之大福。家中要得興旺，全靠出賢子弟；若子弟不賢不才，雖多積銀，積錢，積穀，積產，積衣，積書，總是枉然，子弟之賢否，六分本於天生，四分由於家教。吾家代代，皆有世德明訓；惟星岡公之教，尤應謹守。牢記吾近將星岡之家規，編成八字句云：「書蔬豬魚考早掃寶」，常說常行，八者都好，地命醫理，僧巫祈禱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惱。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，進門便惱。即親友遠客，久住亦惱。此八好六惱者，我家世世守之，永爲家訓。子孫雖愚，亦必略有範圍也！

致沅浦弟（十二月十二日）

郭子美挫後，又有白口之挫，殊爲憂灼。人皆言捻子善避兵，只怕打不着。余則謂不怕打不着，只怕打不勝。即鮑劉等與之相遇，勝負亦在不可知之數。如鮑劉不敗，羣捻幸出鄂



境，弟當將各軍大加整頓。無以曾克安慶金陵，遂信麾下多統將之才。杏岳亦非可當一面者！祈慎使之。即與鮑劉周張等通信，亦勿以滅賊勸之，姑以不敗期之。百戰之寇，屢衰屢盛，即僅存數十人，尙是鉅患，况數萬乎？人心自僞，大亂方長。吾兄弟惟勤勞謙謹，以邀神佑；選將練兵，以濟時艱而已！湖北水師諸將中與弟頗相聯絡否？

同前（十一月十八日）

賊已回竄東路，淮霆各軍，將近五萬人；幼泉萬人，尙不在內，不能與之一爲交手，可憾之至！豈天心果不欲滅此賊耶？抑吾輩辦賊之法，實有未善耶？目下深慮黃州失守，不知府縣尙可靠否？略有防兵否？山東河南州縣，一味閉城堅守，鄉間亦閉寨堅守。賊無火藥，素不善攻，從無失守城池之事。不知湖北能開此風氣否？鄂中水師不善用命，能多方激勸，扼住江漢二水，不使偷渡否？少荃言：捻逆斷不南渡。余謂任逆以馬爲命，自不肯離淮南北；賴逆則未嘗不窺伺大江以南。屢接弟調度公牘，從未議及水師；以後務祈留意。弟之憂灼，想尤甚於前。然困心橫慮，正是磨鍊英雄，玉汝於成。李申夫嘗謂余樞氣，從不說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圖自強。因引諺曰：『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。』此二語，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。余庚戌辛亥間，爲京師權貴所唾罵；癸丑甲寅，爲長沙所唾罵；乙卯丙辰，爲江西所唾

罵。以及岳州之敗，靖江之敗，湖口之敗，蓋打脫牙之時多矣！無一次不和血吞之，弟此次郭軍之敗，三縣之失，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。來信每怪運氣不好，便不似好漢聲口。惟有一字不說，敲定牙根，徐圖自強而已！子美倘難頓整，恐難催雲南來鄂。鄂中向有之水陸，其格格不入者，須設法籠絡之，不可灰心嫻漫，遽萌退志也！余奉命尅期回任，擬奏明新正赴津，替出少荃來豫，仍請另簡江督。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日)

擒匪忽來忽往，瞬息百里，探報最難的確。余於不確之信，向不轉行各處，反不如聽各統領自探自主，自進自止，猶爲活着。陝西之賊，猖獗日甚，余派劉松山自洛陽入關援秦。頃接渠復稟，定於十六日拔行赴秦。萬友所帶老湘四營，請弟催令赴洛一同援秦，以後即令靈軍在鄂豫一帶，專剿任賴一股。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二日)

日來賊竄何處，由孝感而東南，則黃陂新州及黃州各屬，處處可慮。此賊故智，有時疾馳狂奔，日行百餘里，連數日不少停歇。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，如蟻旋磨，忽左忽右。賊中相傳祕訣曰：『多打幾個圈，官兵之追者自疲矣！』僧王曹縣之敗，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。

也！吾觀捻之長技，約有四端：一曰，步賊，長竿，於槍子如雨之中，冒煙衝進；二曰，馬賊，周圍包裹，遠而且勻；三曰，善戰，而不輕試其鋒，必待官兵找他，他不先找官兵。得粵匪初起之訣四：曰，行走，剽疾，時而數日千里，時而旋磨打圈。捻之短處，亦有三端：一曰，全無火器，不善攻堅，只要官吏能守城池，鄉民能守堡寨，賊即無糧可擄；二曰，夜不紮營，散住村莊，若得善偷營者，乘夜規之，脅從者最易逃潰；三曰，輜重，婦女騾驢極多，若善戰者與之相持，而別出奇兵，襲其輜重，必大受創。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。弟素有知兵之名，此次軍事甚不得手，名望必爲減損。仍當在還將練兵，切實用功。一以維持大局，掃淨中原之氛；一以挽回令名，開塞讒慝之口。吾複奏摺，昨日拜發。新正赴徐，暫接督篆，三月必切實懇辭，辛苦半身，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，被人竊笑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七日)

杏南及劉鎮俱獲兩勝。旬日焦灼非常，聞此稍有生意。余調度最緩，蓋因賊情難審之故。弟此後亦宜斟酌。偉勇巴圖魯恩旨，記得確係十一年八月初十日，余報克復池州案内所得，乃徧尋末得此諭旨。其時弟尙在安慶，未赴巢縣無爲一帶，余將此旨行知弟處。不審弟可檢查否？弟凡得好處，余俱有謝恩摺，獨此次未嘗謝恩，不知當日何以疏忽過去？年終密

考一摺，一學政片，一清單，定例須親筆自繕。余久未作楮，故未自繕，弟能自繕否？

同前 (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二日)

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，幸人口無恙，上房無恙，受驚已不小矣！其屋係板壁紙糊，本易招火。凡遇此等事，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，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；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。若大驚小怪，胡思亂猜，生出多少枝葉，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。惟有處之泰然，行所無事。申甫所謂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」；星岡公所謂「有福之人善退財」，真處逆境者良法也！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做，兄自問近年得力，惟有一「悔」字訣。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見得人家不是。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，迥不相同。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，以不怨不尤爲用。立者，發奮自強，站得住也！達者，辦事圓融，行得通也！吾九年以來，痛戒無恆之弊，看書寫字，從未間斷，還將練兵，亦常留心。此皆自強能立功夫。奏疏公牘，再三斟酌，無一過當之語，自誇之詞。此皆圓融能達工夫。至於怨天，本有所不敢；尤人，則常不能免。亦皆隨時強制，而克去之。弟若欲自做慊，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，然後痛下鍼砭，必有大進。立達二字，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，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。

但於能達處，尙欠體驗；於不怨尤處，尙難強制。吾信中言，皆隨時指點，勸弟強制也！趙廣漢本漢之賢臣，因星變而劾魏相，後乃身當其災，可爲殷鑒。默存一悔字，無事不可挽回也！

致發蔭弟（正月初四日）

軍事愈辦愈壞。郭松林十二月初六日大敗，淮軍在德安附近挫敗，統領張樹珊陣亡，此東路任賴一股也！其西路張逆一股，十二月十八日，秦軍在壩橋大敗，幾於全軍覆沒。捻匪凶悍如此，深可憂灼。余二十一日，奏明正初暫回徐州，仍接督篆；正月初三日，接奉寄諭，現定於正月初六日，自周家口起行，節前後可到徐州。身體尙好。但在徐治軍，實不能兼顧總督地方事件，三月再懇切奏辭耳！沅弟劾官相，星使亦已回京，而處分尙未見明文；胡公則已出軍機矣；吾家位高名重，不宜作此發揮殆盡之事。米已成飯，木已成舟，只好聽之而已！余作書架樣子，茲亦送回家中，可照樣多做數十個，取其花錢不多，又結實又精緻。寒士之家，亦可勉做一二個。吾家現雖鼎盛，不可忘寒士家風味，子弟力戒傲惰。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；戒惰以不宴起爲首。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，弟則不忘竹山凹拖碑車風景。昔日苦况，安知異日不再嘗之，自知謹慎矣！

致沅浦弟 (正月初十日行次歸德府)

得春寔信，賊去樊城僅六十里。余爲雪所阻，今日在歸德停住一日。批令雲軍在河南西路六府，專追任賴一股，暫不赴秦，業已鈔咨弟處。蓋以大局而論，任賴縱橫五省不可無多軍綴之。張逆僅在陝西三府一州之境，左劉二軍已足支持。以私計而論，春寔與左帥積不相能，恐其潰敗決裂，又生金口之變。若留於南陽汝襄等處，豫西鄂北，俱屬有益。望弟將余苦心，告知春寔，令其莫再奏事。余將來奏定，令渠軍專辦南汝襄許四府州可也！弟之奏稿，及咨札稿，動稱剿滅此股，亦欠斟酌。余於奏咨函牘，但稱或可大加懲創而已！余見弟與各處函牘，亦頗覺煩瀆忙亂。以後調度文書，以少爲好。昔胡文忠亦失之太多。多則未有不紛亂者。殄滅等字，不可輕用也！

同前 (正月十二日)

今日至蒙城之太陽集，接弟兩信，並鈔與春寔來往信，具悉一切。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，以致日久無功；弟則視賊尤輕。莊子曰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咸豐三年以前，粵匪爲哀者；咸豐十年以後，官軍爲哀者。今捻匪屢勝，而其謹畏如故；官軍屢敗，其驕蹇如故。是哀者尚在捻也！可慮孰甚。

同前 (正月二十二日)

日內有戰事否？留霆軍剿任賴一股，昨已附片具奏，另咨弟案。嗣後奏事，宜請人細閱熟商，不可壹意孤行，是己非人，爲囑！弟克復兩省，勳業斷難磨滅，根基極爲深固。但思不能達，不患不能立；但患不穩適，不患不崢嶸。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，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。吾亦不甘爲庸庸者；近來閱歷萬變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功，非委靡也，位太高，名太重，不如是，皆危道也！

同前 (正月二十六日)

頃閱邱鈔，官相處分極輕。公道全泯，亦殊可懼。惟以少師督楚，筱荃署之，又以韞齋先生撫湘，似均爲安慰吾弟，不令掣肘起見，朝廷調停大臣，蓋亦憑有黨仇報復之事，弟不必因此而更懷鬱鬱也；少荃宮保，於吾弟之事，極力扶助。雖於弟劾官相，不甚謂然；然但慮此後做官之不利，非謂做人之有損也！弟於渠兄弟，務須推誠相待，同心協力，以求有濟。淮軍諸將在鄂中者，有信至少荃處，皆感弟相待之厚；劉克仁感之尤深。大約淮湘兩軍，會李兩家，必須聯爲一氣，然後賊匪可漸平，外侮不能侵。少荃力勸余卽回江甯，久於其位。余以精力日衰，屢被參劾，官輿索然，現尙未能定計。霞仙去官。屢干諭旨詰責，余不能不

與之通信。茲有一函，請弟專人妥交。鳴原堂文，亦思多選，以竟其事。若不作官，必可副弟之望。

同前 (二月初三日)

省三挫敗，春霆大勝，所得似多於所失。惟竄回河南者，究未知尙有若干耳？余接印已十餘日，公牘尙可了辦。惟見客太多，甚以爲苦；說話稍多，舌端蹇滯如故。兩奉寄諭，飭回金陵，擬於初十外，移駐金陵。四月十九，滿三個月後，再行陳請開缺。少荃屢言，「疏語不可太堅，徒覺痕跡太重，而未必能即退休。即使退休。一二年而他處或有兵事，仍不免詔旨促行，尤爲進退兩難，」等語。皆屬切中事理。余是以反覆籌思，迄無善策。申夫自京回，亦言都下公論，皆以求退爲非。雲仙新授兩淮運使，霞仙與鶴儕互相糾參；計兩君皆不能無鬱鬱。船山集，尙在舟次，未帶來。余至江甯計已近三月矣！請弟寄書筱岑，其迅速開刷，令不必等余信修改也！

致澄侯弟 (二月初五日)

正月初六日起行，十五日抵徐州，十九接印。近又兩奉寄諭，令回金陵。文武官紳，人人勸速赴江甯。申夫自京歸，備述都中輿論，亦皆以回任爲善，辭官爲非。茲擬於二月移駐



金陵，滿三個月後，再行專疏奏請開缺。連上兩疏，情辭務極懇至，不肯作戀棧無恥之徒；然亦不爲悻悻小丈夫之態。允准與否，事未可知。沅弟近日疊奉諭旨，譴責嚴切，令人難堪。固由劾官胡二人，激動衆怒；亦因軍務毫無起色，授人以口實。而沅弟所作奏章，有難免于訕笑者。計沅近日鬱抑之懷，如坐鍼氈之上。霞仙係告病引退之員，忽奉嚴旨革責；雲仙并無降調之案，忽以兩淮運使補降。二公皆不能無鬱鬱。大約凡作大官，處安榮之境，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。古人所謂「富貴常蹈危機」也！紀澤臘月信，言宜堅辭江省，余亦思之爛熟。平世辭榮避位，卽爲安身良策；亂世僅辭榮避位，尙非良策也！

致沅浦弟 (二月二十一)

澄弟之孫元五殤亡，憂系之至！家中人口不甚興旺，而後輩讀書，全未尋着門，豈吾兄弟位高名大，遂將福分占盡耶？接吳竹莊信，掄似尙未入皖境。聞巴河鄭穴焚掠一空，鄂餉日絀，軍事久不得手，弟之名望必且日損，深以爲慮。吾所過之處，千里蕭條，民不聊生。當亂世，處大位，而爲軍民之司命者，殆人生之不幸耳！弟信云：「英氣爲之一阻。」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！直覺無處不疼心，無日不懼勦也！

十八之敗，杏南表弟陣亡，營官亡者亦多，計親族鄰里中，或及於難。弟日內心緒之憂惱，萬難自解。然事已如此，只好硬心很腸，付之不問，而一意料理軍務。補救一分，即算一分。弟已立大功於前，即使壓挫，識者猶當屬恕之比。之兄在岳州靖港敗後，棲身高峯寺，胡文忠在麥山敗後，舟居六溪口，氣象猶當略勝。高峯寺六溪口尚可再振，而弟今不求再振乎！此時須將官相劾案，聖眷之隆替，言路之彈劾，一概不管。袁了凡所謂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，另起鑪竈，重開世界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，非天之磨鍊英雄，使弟大有長進乎？諺云：「吃一塹，長一智。」吾生平長進，全在受挫辱之時。務須敲牙厲志，蓄其氣而長其智，切不可茶然自餒也！

同前（二月初二日）

接李少帥信，知春霆因弟覆奏之片，言「省三係與任逆接仗，霆軍係與賴逆交鋒，」大爲不平，自奏傷疾舉發，請開缺調理。又以書告少帥，謂弟自占地步。第當此百端拂逆之時，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，想心緒益覺難堪。然事已如此，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，仍不外「悔字訣」，「硬」字訣而已！朱子嘗言：「悔字如春，萬物蘊蓄初發；吉字如夏，萬物茂盛已極；吝字如秋，萬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萬物枯凋。」又嘗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貞

字配冬。兄意「真」即「硬」字訣也。弟當此際艱危之際，若能以「硬」字法冬藏之德，以「悔」字啓春生之機，庶幾可挽回一二乎？聞左帥近日亦極謙慎；在漢口氣象何如，弟曾聞其略否？申夫閱歷極深；若遇危難之際，與之深談，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，默識把舵之道，在司道中，不可多得也！

致澄侯弟（三月初七日）

沅弟治軍甚不得手。二月十八之敗，杏南葆吾而外，營官殉難者五人，哨勇死者更多。而春霆又與沅弟齟齬，運氣一壞。萬弩齊發，沅弟急欲引退。余意此時，名望大損，斷無遽退之理。必須忍辱負重，敲牙做去。待軍務稍轉，人言稍息，再謀奉身而退。作函勸沅，不知沅弟肯聽否？處滋亂世，凡高位，大名，重權，三者皆在憂危之中。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，寸心惕惕，恆懼罹於大戾。弟來信，勸我總宜遵旨辦理，萬不可自出主意。余必依弟策而行，儘可放心。禍咎之來，本難逆料。然惟不貪財，不取巧，不沽名，不矯盈，四者究可彌縫一二。

致沅浦弟（三月十二日）

春霆之鬱抑不平，大約屢奉諭旨嚴責，雖上元之捷，亦無獎許之辭，用是怏怏者十之

四；弟奏與渠奏報不符，用是快快者十之二？而少荃奏省三敗挫，由於霆軍爽約，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！余日內諸事忙冗，尙未作信勸駕。向來與諸將有挾而驕者，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，亦「硬」字訣之一端。余到金陵已六日，應酬紛繁，尙能勉強支持；惟畏禍之心，刻刻不忘。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，爲余窮困之時。余生平吃數大塹，而癸丑六月不與焉：第一次壬辰年發付生，學臺懸牌，責其文理之淺；第二次庚戌年，上日講疏內，畫一圖甚陋，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；第三次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，棲於高峯寺，爲通省官紳所鄙夷；第四次乙卯年九江敗後，根顏走入江西，又參撫臬；丙辰被困南昌，官紳人人自笑存之。吃此四塹，無地自容。故近雖委竊大名，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，不敢自以爲是。俯畏人言，仰畏天命，皆從磨鍊後得來。弟今所吃之塹，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。雖難處各有不同；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！弟力守「悔」字「硬」字兩訣，以求挽回。弟自任鄂撫，不名一錢；整頓吏治，外間知者甚多，并非全無公道。從此反求諸己，切實做去，安知大塹之後，無大伸日之耶？

同前（四月十二日）

弟手痛極苦，字蹟亦露艱難之狀，殊深憂係。若專由於風濕，自非藥物不能爲力；若肝家積鬱，血不養所所致。則心病還須自心醫，非藥力所能達，藥非他人所能謀也！春霆果係

眞病。余前日誤信人言，謂渠尙在襄城演戲燕樂，是以初七調婁雲慶疏內，未將春霆大加褒贊，於宋國永且有貶辭。發摺後，接春霆信，頗用悔之。幸疏中亦未說壞春霆耳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日）

春霆已賞參四兩。婁峻山奉旨來南，不久當可到金陵，見一二次，即可坐輪船赴鄂，接統霆軍。芳圃遣其姪來，言病已痊愈，可出治軍。并云：南雲於四月初旬起程前來金陵，予令二人共招萬人，已咨達弟處矣！予回任後，諸事尙不甚棘手，惟久旱不雨，二麥已傷，稻亦不能下種，深用焦灼！湖北前亦苦旱，近得雨否？弟之處分，無須謝恩，凡部議重而特旨改輕者，則照例謝恩。依議者，則不謝，舊式然也！予身體如常，惟眼蒙較昔年更劇，作事全無興致。老境頹唐，分所應爾，理所當然，無足怪者。弟之心痛，尙未及遽成痼疾之年，只要弟心寬和，肝鬱稍紓；即可日就康復。古語云：『心病還須自心醫。』千萬！千萬！

同前（五月初一日）

礮位自協解直東晉豫後，現存六百尊，第可用者實已無幾；頃飭伊卿帶胡將等自往擇揀三百尊，大約明後日可開船西上。民間修築圩寨，不難在礮械，而難在修寨之費與守寨爲主之人。雖有告示，非年餘不能辦出頭緒。春霆之病，恐無生理。頃各分統譚勝達唐仁廉等公

稟，不願歸婁統而願歸宋統，由春霆轉咨到此。既已不願歸附婁鎮，若勉強令婁馳入，霆軍恐生他變，自應留婁在蘇皖，另謀位當。惟宋公仁柔賸碎，斷非能統此萬五千人者。余意竟將霆軍全行遣撤，另爲招集，或令婁招五千，宋招五千，各打一路。不知弟意云何？此軍素無條理，即使春霆卒而病痊，亦難保其無事。亢旱千里，金陵雖得雨，尙難插秧。弟又手痛異常，焦灼之至！

致澄侯弟 (五月初五日)

吾鄉雨水霑足，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。皆有夢熊之祥，至爲歡慰！吾自五十以後，百無所求，惟望星岡公之後，丁口繁盛；此念刻刻不亡。吾德不及祖父遠甚，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。弟與沅弟，望後輩添丁之念，又與阿兄無殊。或者天從人願，鑑我三兄弟之誠心。從此丁日盛，亦未可知，且卽此一念，足見吾兄弟之同心。無論那房添丁，皆有至樂。和氣致祥，自有可卜昌盛之理。沅弟自去冬以來，憂鬱無極，家眷擬不再接來署。吾精力日衰，斷不能久作此官。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，將一切規模立定，以耕讀二字爲本，乃是長久之計。

致沅浦弟 (五月十二日)

接兩函，知賊實已出境，爲之少慰。亢旱不雨，鄂蘇所同。禾稻不能栽插，飢民立變流寇，亦鄂蘇所同也！惟鹽河無水，鹽不能出場入江；運河無水，賊可以渡運竄東，此則蘇患較大於鄂。豈吾兄弟德薄位高，上干天和，累及斯民，而李氏兄弟，亦適此難耶？中心內省，憂皇無措。湖北餉絀若此，朱芳圃之軍，自可緩招，昨已用公牘咨復，由弟與筱荃會咨韞帥檄停矣！春霆既無治軍之望，其軍宜全行遣撤。六月告病，七月開缺，弟意既定，余亦不更阻止。蓋大局日壞，氣機不如辛壬癸甲等年之順；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，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，亦未始非福。惟余辭江督，筠仙辭淮運司，均不能如願，恐弟事亦難必允准。至於官相入覲，第一日未蒙召見，聖眷亦殊平平。弟謂其受恩彌重，係閱歷太少之故。大抵中外人心，皆以弟之彈章多係實情，而聖意必留此公爲旗人稍存體面，亦中外人所共亮也！

同前（五月二十一日）

湘鄉土匪業已掃滅，爲之一慰！余日來有焦慮者，四事：大者則恐枯旱終不下雨，又恐捻匪竄至運河以東；小者則恐湘鄉之會匪，與阜甯之海匪，養成氣候。今幸兩處之匪，皆已掃除，金陵已得大雨，不至竟成旱災。三事可放心矣！惟捻匪由東平境內竄過運河，大局彌

壞，因將嬭熾。江蘇之東北四府，處處可慮。頃見邸鈔，御史佛爾國春參弟之案，尙有核官相肅黨不實，照例反坐之說。雖經諭旨平反調停，而痕跡殊重。弟見之必更懊惱。又增幾分退志。余觀軍務日形吃緊，朝廷必不允弟告病之請。而弟之中懷鬱鬱，勉強久留，恐致生病，兄亦躊躇不能代決，弟之主意定後，如決志告病，望派專弁搭輪船前來，將摺稿送兄斟酌，商定再發。蓋世局日變，物論日淆，吾兄弟高爵顯官，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。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，不求獲福，但求免禍。雲仙得藉詞規避之批，蓋仍違前旨「進京候簡」等語，本不穩妥也！弟此時無論如何惱悌，如何窮窘，總以保養身體爲第一着。

致澄侯弟（六月初六日）

聞弟與內人白髮頗多。吾髮白者尙少，不及十分之一；惟齒落較多，精神亦尙能支持下。去。諸事棘手焦灼之際，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寢，萬事不視，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。乃焦灼愈甚，公事愈煩，而長夜快樂之期，杳無音信。且又晉階端揆，任責愈重。指摘甚多。人以極品爲榮，吾今實以爲苦惱之境。然時世所處，萬不能置身事外，亦惟有「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」而已！哥老會匪，吾意總以解散爲是，頃已刊刻告示，於沿江到處張貼，并專人至湖南發貼。茲寄一張與弟閱看。人多言湖南恐非樂土，必有劫數。湖南大



亂，則星岡公之子孫，自須全數避亂遠出。若目前未亂，則吾一家不應輕去其鄉也！南嶽碑文，得閒卽作。吾所欠文債甚多，不知何日可償也！此間雨已透足，夏至插禾，尙不爲遲，但求此後晴霽耳！

致澄侯沅浦弟

（同治九年庚午十二月廿一日）

連接沅弟兩函，澄弟一函，具悉一切。符卿姪之次子瘍亡，家中丁口不旺，殊深焦慮。兄自十一月發眩暈後，每日服藥一帖，服二十餘日而停止。刻下眩暈未發，而左目甚蒙，恐又將如右目之廢視。飯量少減，閒食麵條薄餅之類，以換味而利肝。內人近無所蓄，闔家大小平安。澄弟匯督銷局之銀三千，不知已收到否？聞吾鄉銀錢奇窘，不練團，則有事難於應變；常練團，則中戶難於捐資。此中大費斟酌。兩弟爲一邑之望，此等處頗難措手。兄自患目病，肝鬱日甚。署中應治之事，無一能細心推求。居官，則爲溺職之員；不仕，又無善退之法。恐日趨日下，徒爲有識者所指摘耳！惟望兄弟各善調攝，異日相見，尙各康強爲幸！

同前

（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五日）

十八日寅刻，紀澤生一子，大小平安，深以爲慰！紀澤今年三十三歲，正在望子極殷之際，如願得之，滿門欣喜。惟八字於五行缺水缺火，不知易於養成否？署中內外清吉。余數

暈之疾，近日未發；目病則日益昏蒙，恐左目亦不能久保。鄧小山尚書，自除夕到此，初二日即督同司員，審馬制軍之案。至今熬審，將近一月，張汝詳毫無確供。即再熬，亦屬無益，只好仍照魁將軍等上年原定之案具奏。長江水師外間曠有煩言。或謂遇民間有骨牌者，字牌者，則以拿賭訛索；得數千，或十餘文，乃肯釋放。或以查拿私鹽，查拿小錢，搜索民舟，及附近人家，訛錢釋放。夜索打更之燈油錢，民船拉絆不許在礮船桅上蓋過。干預詞訟，至有哨官棍責舉人者。甚且包庇私鹽，袒護劫盜，種種弊端。余設立水師，不能爲長江除害，乃反爲長江生害。兩弟在省時，亦常聞此等閒話否？如有所聞，望詳細告我。兄精神衰憊，加以目病，每日治事甚少。任內應盡之職，不克一一辦妥。而昔年所辦之事，又有大不妥，如水師者，貽人譏議。用是寸心焦灼，了無樂趣。境頗順而心不適，對老弟而滋媿矣！

沉弟若果居省城，澄弟又常不在家，則我鄉五家，日益寂寞。深以爲念。而字劍兩姪，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，又似宜在省會，多求良友，以擴充其識，而激發其志。二者利害參半。若不得良友，而親摺友，則居省之利少矣！

同前 (二月初七日)

鄉間銀錢緊迫、蕭條氣象，亦殊可慮。紀鴻兒於正月廿六日又生一子，乙丑四月完婚，

六年未滿，已生四子，亦云密矣！紀澤之子，名曰廣銘，紀鴻之子，名曰廣銓，只求易於長成，將來各房丁口，或者不至甚少。鄭小山於正月廿八日，出來拜客一日；廿九日拜摺後，即行起程，乾禮水禮，一概不收，一清徹骨。殺山之案，竟未審出別情，仍照張魁原擬定獄。紀壽衡學使，於二月初五日來此。一則由浙回京，必由揚州迂道來甯見訪；一則渠以奏事，上干嚴譴，亦欲與余一商進退之宜。余勸之回京覆命，（學政任滿）一面謝降調之恩。如久不得缺，再行引退。渠以爲然。其精力才氣，將來尙書當再躋崇秩。兄身體平安，日疾則日甚一日；春日肝旺，宜其更不如冬日之靜。暑中大小清吉。來此求差事者，無可位置。世上之苦人太多，好事太少，殊焦悶也！

同前（三月初三日）

久未寄信，想弟望之殷殷，正月所生兩孫，俱已滿月，小大平安。內人於二月十三日患病，初似瘟症，竟日發熱譫語，十餘天不愈。近日變爲咳嗽，腿左手右腫疼異常。多方醫調，迄無效驗。余新患疝氣疾，右腎偏墜，腫痛殊甚，旬日之後，漸見痊愈；日內痛已漸止，立坐均不礙事矣！沅弟挈家移居長沙，不知即試館旁之公館否？住鄉住城，各有好處，各有壞處。將來一二年後，仍望撤回甘四都，無輕去桑梓之邦爲要。省城之湘鄉昭忠祠，索

余匾字，自當寫就寄去。惟目光昏蒙，字比往年更劣，徒供人訕笑耳！澄弟目光亦壞，不知兩目同病乎？一日獨苦乎？沅弟亦近五十，邇來目光何如？牙齒有落否？夜間能坐至四五更不倦否？能竟夜熟睡不醒否？劉同坡翁郵典一事，即日當查明，行知湖南本籍。劉文恪公之後，至今尚有男丁若干？光景尙不甚窘否？吾鄉顯宦之家，世澤綿延者本少。吾兄弟呀忝等實，亦望後嗣子孫，讀書敦品，略有成立，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。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，無一毫德澤及人，且愆咎叢積，恐罰及於後裔。老年痛自懲責，思蓋前愆。望兩弟於吾之過失，時寄箴言；並望互相切磋，以勤儉自持，以忠恕教子。要令後輩洗淨驕惰之氣，各執恭謹之風，庶幾不墜家聲耳！

致沅浦弟 (三月十七日)

頃接來信，知弟已移居長沙。此後兄寄兩弟信，仍各分寫，兩弟接信，彼此互閱。內人之病，自二月十三起，今已一月零五日。初係大熱，謔語不止，三日轉變爲右脚大腫，疼痛異常，呻吟至於號泣服藥腫無效；近已腫至小腹，左脚及兩手亦微腫，但不甚耳！以余觀其症象，已難挽回。而醫者謂脈無敗象，尙有一線可望。李少荃送建昌花板二付，交歐陽定果帶來，昨已命工匠做成矣！余於二月十三日發疝氣疾，右腎墜腫下墜，近已消腫縮上，不甚

爲患。惟目疾日劇，右目久盲，左目亦極昏蒙，看文寫字，深以爲苦。除家信外，他處無一字親筆。精神亦極衰憊，會客坐談，卽已渴睡成寐；核稿時，亦或睡去，實屬有玷此官。幸江南目下無甚難事。新中丞張子青心氣平和，與友山漕帥皆易於共事。省三丁艱。孫琴西署鹽道，亦屬順手。若無洋務突出變端，尙不至遽蹈大戾耳！聞倭相病勢甚重，李相在津，衆務畢興。精神之衰旺，固全視乎年齒。兩弟年不甚高，不知近日精力究竟何如？使中詳書告我。鄭小山在清江請假養病，聞其將有退志，不知果否？

致澄侯沅浦弟（四月初一日）

三月十七日寄去一緘，專寫沅弟之號，意謂此後沅旣住省，信當分寄。然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，斷未有不互觀者，仍以共寫一封爲妥，兩弟信皆甚密，阿兄目病，而又懶惰，去信較稀，致弟殷殷懸盼，殊抱不安。余疝氣之疾已愈，眩暈近亦未發；惟目光昏蒙日甚，作字爲難之至！內人病已近五十天，前半月壯熱譫語；後月餘脚腫奇疼，寸步不能移。視星岡公更爲難動。目盲而肢體痿脾，此病中極苦之境。而診脈者謂其目下尙無死法。二女此次歸甯，恰好服侍母疾。餘闔署小大平安。廣德州并未失守。土匪滋事，二月十七日夜，闔建德城。城內圍丁差役等保守得完，生擒十餘賊正法，餘已鼠竄，派兵各處收捕。江皖得雨霑

足，應不至爛成大變。惟萬一有事，無兵可用。吾意欲招勇數營，不知沅弟意中有可靠之統領否？

同前 (五月初十日)

接寄信，報岳崧案首之喜。魯秋航帶到好茶，及前次寄來之早茶，俱已收到。至情佳味，感謝！感謝！紀壽早得入庠，足以少慰高、愨烈公於地下，良爲慰幸！惟府考，院考，尙須敬重將事。余昏眩之疾，疝氣之症，近皆未發。目光則昏蒙如常，無法挽回。內人右腳腫已全消，疼亦大減，能伸縮而不能行走。雖眼無光，脚不健爲極苦之境。而三月間勢處必死，竟能逃出命來，亦不幸中之幸也！其餘合室平安，澄弟問余所作「慎獨主敬」第四條，茲鈔一分寄去。諸姪輩若能行之，於身心及治家，俱有大益，閱微草堂筆記係紀文達公所著，多言狐鬼，及因果報應之事。長沙如有可買，弟亦可常常閱之。封爵勅書，同治四年領得，錯字極多，令紀澤至湖北呈弟處。弟因其錯誤，一笑而未收，澤即帶回湘鄉，不知今尙在富厚堂否？擬到京換領，尙未果行，養廉有領與否，可在外省藩庫領否，須託人到京一查。（余之爵廉未曾領過一次）湖南文徵收到。研翁去年寄書，意欲余爲伯宜作碑傳等，語甚沉痛。余頃爲伯宜墓誌，其文徵之序，少遲亦當一作。俟作就，一并寄南，請弟先告研翁。精力日

衰，文筆日陋，則不能強者也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七日)

久未寄書，想吾弟懸望之至。屢接弟信，承寄健脾糕，茶葉，臘肉之類，謝謝不盡！余身體尙好。今年不甚酷熱，眩暈疝氣等病未發，惟目光昏蒙如常，亦不吃藥點藥。內人脚腫已消，膝尙作疼，略可站立。不能行動。久病之後，此已算全愈矣！馬樹堂已抵家否？渠在此小住兼旬；又至上海訪涂朗仙，又至六安州代吳竹如先生相擇陽宅陰宅；并爲涂家擇地數處；又言八九月間，將至湘鄉廿四都等處，爲我預爲葬地。若果至吾鄉，請澄弟殷勤款接。渠昔在祁門，余與之口角失歡，至今悔之。今年渠至此間，余對之甚愧也！余往年開罪之處，近日一一追悔；其於次青尤甚。昔與次青在營，曾有兩家聯姻之說，其時澄弟沅弟均尙有未定姻事者，係指同輩說媒言之，非指後輩言之也！頃聞次青欲與紀澤聯姻，斷無不允之理。特輩行不合，抱慚滋深耳！長沙閱微草堂筆記，當卽以此間一部寄弟；紙板亦壞，較之金陵市店之小板，猶略勝耳！

同前 (七月二十六日)

久未寄函與弟，近日亦未接弟信，想各家皆清吉也！紀澤之丁曰同兒者，於七月發慢驚

風，便已死亡。此兒初生時，余觀八字，於五行中缺水缺火，與甲一兒之缺火缺木者相同，即已慮其難於長成；不料其如是之速，紀澤夫婦，年逾三十，難免憂傷。然此等全憑天事，非人力所能主持，只得安命靜聽。余老年衰憊，亦畏聞此等事，強自排解，以惜餘年，兩弟儘可放心。江境兵勇太小，緩急無可倚恃，現令章合才招湘勇三千東來，派朱唐洲李健齋爲營務處，梅煦庵爲支應委員，薪水則朱六十金，李梅各四十金，略爲位置三人。此外謀差而無以位置者，尙極多也！余衰頹日甚：每日常思多臥，公事不能細閱，抱愧之至！看書未甚間斷，不看則此心愈覺不安，偶作古文，全無是處。祖考兩處墓表，皆已作就，皆不稱意，下次再行寄回。如其可用，則請沅弟書就刊刻。左帥疏薦沅弟及魏泉，此間亦聞是說。其萌退志，則未嘗聞之。章合才言其精神百倍，多酒健飯，現派劉省三出關剿新疆伊犁之賊。左帥平定甘肅之後，恐下文尙長，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，任此艱鉅也！余擬於八月初出省大閱，大約兩月後，乃可旋省。此間歲事豐稔。高田間有傷旱之處，而亦可望七八分。涂朗仙放湖南臬司，本屬有德，近更優於才，湖南之福也！

同前 (八月初十日)

余脚上浮腫，肥而且硬，常服之襪，已不能入。心血極虧，余不能用。現定於十三日出



省，至淮徐蘇常等處大閱。日內酬應紛繁，勉強支持。同鄉及外省求差事者，絡繹不絕，已位置十餘人，而向隅者尙多。大抵老年之人，血虛則氣斷難振，兄近來所以日見日衰，志欲強而氣血不能副者，亦由血虛之故。鹽務之事，戶部奏覆之文，助鄂川而抑淮，軒輊之情，力透紙背。余兩次在京，不善應酬，爲羣公所白眼；加以天津之筵，物議沸騰，以後大小事件，部中皆有意吹求，微言諷刺。陳由立遣發黑龍江；過通州時，其妻京控，亦言「余訊辦不公，及欠渠薪水四千不發，」等語。以是余心緒不免悵悵。閱歷數十年，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，有興必有衰，而當前有不能遵釋者；但求不大干咎戾，爲宗族鄉黨之羞足矣！內人目疾已久，脚疼未痊，餘却平安，飯量比亦稍加，真所謂「貞疾恆不死」矣！

同前 (九月初十日)

自八月十三日出門，至淮揚等處，久未寄信，殊以爲歉。而接弟等信三次，有筱澄姪八月十九生子喜報，閱之不勝懽欣！兄之望甲三得子，與澄弟之望甲五得子，此其心之同，衆人所共知者也。沅弟之與兩兄同心，亦衆所共知者也，今甲五上託祖宗之福，如願而償；將來甲三或亦相繼而起。老年兄弟，心中只有此事要緊，賀賀！兄自八月十八，至揚閱操；三月廿二日起行，廿八日至清江閱操三日；九月初三起行，初七至徐州，只閱一日。日內身

體，小有不適，幸漸痊愈；即當南旋，至常鎮蘇松等郡校閱。大約十月二十前後，可以完竣。人客繁多，較之在署，更爲勞劇。所幸江南今年豐熟，所過無顛連憔悴之狀，爲之少慰！老年記性愈壞，精力益散，於文武賢否，軍民利弊，全無體察。在疆史中，最爲懈弛，則又爲之大愧。聞法國於天津之事，總不舒服，現已派輪船七八號前來中國搦戰，不知確否？果爾，則上海江甯皆將震擾。久作達官，深慮蹈葉相末路之轍。少荃時望甚好，而爲各災所困，亦頗棘手。筱荃則身名交泰，無往不順。仕途巨細，皆關時運，余持此說久矣！然亦只可言於仕宦，若家事亦雖有運，然以盡人事爲主，不可言運也！何如！何如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三日)

屢接弟信，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，具悉一切。兄以八月十三出省，十月十五日歸署，在外忽忽，未得常寄函與弟，深以爲歉！小澄生子，岳松入學，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。沅弟夫婦，病而速痊，亦屬可慰！吾見家中後輩，體皆虛弱，讀書不甚長進，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：一曰，飯後千步；一曰，將睡洗脚；一曰，胸無惱怒；一曰，靜坐有常時；一曰，習射有常時（射足以習威儀，強筋力，子弟宜多習）；一曰，黎明吃白飯一碗，不沾點菜，此間聞諸老人累試，毫無流弊者，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。又曾以爲學四字，勗兒輩：一曰，看生事宜求

速，不多閱則大陋；一日，溫舊書宜求熟，不背誦則易忘，一日，習字宜有恆，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，山之無木；一日，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，馬之跛不能行。四者缺一不可。蓋閱歷一生，而深悔之者。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。養生與力學，二者兼營并進，則志強而身亦不弱，或是家中振興之象。兩弟如以為然，望以此教誡子姪為要。兄在外兩月有餘，應酬極繁，眩暈疝氣等症，幸未復發。脚腫亦愈。惟目蒙日甚，小便太多，衰老相逼，時勢當然，無足異也！

同前（十一月初八日）

近接澄弟一信，沅弟二信，具悉一切。兄自大閱歸來，倏已兼旬，身體尚好，眩暈疝氣脚腫等症，俱未復發；惟目蒙日甚，小便太多，無非以一衰字蔽之。劉毅齋亦已告歸。其欠餉五十餘萬，余已為之設法，約二年可以完清，渠甚以為感。蓋壽卿固可敬。毅齋又極可愛。宜沅弟屢函，思所以扶植之也。吾將以十一月廿二日遷新衙門。歷年有罪儀寄家鄉族戚，今年亦稍為點綴，乞弟即為分致。豪末之情，知無補於各家之萬一。紀鴻擬以一子出嗣紀澤。余自十月半，由蘇滬歸來，始聞其說，力贊成之；本月擬即寫約告祖，不作活動之語。中和公出嗣添梓坪，因活動而生訟端，不如李少荃撫幼泉之子作呆筆耳！筱荃至湖南查案，必於

韞帥有礙。夔石既署撫篆，藩席另放吳公，則中臺開缺，已無疑義。韞帥和平明慎，不知同鄉京僚何以嘖嘖評貶？宦途信何畏哉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七日)

余身體恂健，眩暈疝氣諸症未發，腳腫因穿洋襪而消，幸未再發，惟目蒙日甚，無術挽回。請醫診視云：『兩尺脈甚虛，然尚可補救；惟目疾難治。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，不如不治爲上策。』署中大小平安。本月廿二移居新衙門，屋多人少，殊覺空曠。聶宅世兄尙無來江之信。劉王二公，急欲借洋餉六十萬。余前復信，雖已允許，而仍多『等商爲難』之辭，不知韞帥接到後，如何定計？新任上海沈道，月內必來敝處。當再與熟商之。湘省督銷局入款，分撥甘省淮軍，留湘用者無幾，能還此鉅款否？李筱帥查辦之案，已就緒否？韞帥無大處分否？宦途險巇，在官一日，卽一日在風波之中，能妥貼登岸者，實不易易。如韞帥之和厚中正，以爲可免於險難；不謂人言藉藉，莫測所由，遂至於此。李申夫回籍後，光景甚窘。今年託兄追索浙江運使任中養廉，楊石泉慨許三千七百餘金，亦少可慰也！



